



海马星球访谈

海德·戈特纳-阿本德罗斯 (Heide Göttner-Abendroth)

对话实录 (上下集)



采访时间: 2025年2月26日, 星期六

采访、翻译: 李雯

摄影: Max



海德·戈特纳-阿本德罗斯 (Heide Göttner-Abendroth) 现代母权制研究奠基人。1941 年出生于德国朗厄维森。1973 年，她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哲学和科学理论博士学位，随后在该校教授这两个学科长达十年。1986 年，戈特纳-阿本德罗斯创立了私人教育机构 HAGIA——国际现代母权制研究与母权精神学院。据她本人称，她于 2003 年在卢森堡组织并主持了首届“母权制研究世界大会”，随后在 2005 年和 2011 年分别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圣马科斯和瑞士圣加仑举办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大会。她的代表作包括《女神与她的英雄》(Die Göttin und ihr Heros)、《舞动的女神》(Die tanzende Göttin) 以及《母权制》(Das Matriarchat)。

访谈全稿摘要

对话探讨了母权制的概念，强调母权制是建立在共识和非暴力基础上的平等、由母亲领导的社会。与父权制社会不同，母权制社会不以权力或统治为优先，而是以平衡和关爱为优先。她们通过内部充分沟通，集体做出决策。

在经济上，她们实行共享经济，根据个体独特的需求而不是利润来分配资源。

在社会方面，男性扮演着对外代表的角色，而女性则是社区的核心。

讨论还涉及精神层面，强调对自然和神圣女性的敬畏。讨论探讨了母权制社会的原则和做法，并与父权制社会进行了对比。要点包括尊重多样性、共享经济以及通过集体努力和仪式解决冲突。

对话强调了从母权制社会到父权制社会的历史演变，将这一转变归因于环境变化以及对放牧和游牧生活方式等生存策略的需求。父权制的出现与魅力型领袖的崛起以及对更先进的母权制文化的征服有关。

对话还涉及妇女在早期社会中的作用、她们对农业和文化的贡献，以及父权制偏见对历史的误读。

对话探讨了父权制的历史发展，重点是母权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

海德 (Heide) 认为，欧洲最早的牧民战士将自己的女人抛在身后，他们发明了统治他人的概念，导致父权制的建立。这包括征服其他社会、杀戮男性和征服女性。

讨论强调了了解母权社会对解释父权制兴起的重要性，并强调了妇女团结一致、抵制父权制结构的必要性。对话还谈到了女性在学术界面临的挑战以及独立研究的重要性。

关键词

母权制定义、平等主义社会、母亲领导的社区、共识政治、小型政治单位、分散经济、共享经济、母性价值观、氏族结构、共同母性、男性角色、精神原则、内在灵性、基于自然的信仰、文化习俗、母权制社会、自然原则、神经多样性、冲突解决、集体治疗、仪式解决方案、犯罪补偿、社区平衡、父权入侵、魅力型领袖、游牧生活、畜牧扩张、气候变化、社会等级、神话剧本、父权发明、征服策略、战神、妇女团结、环境变化、社会模式、学术迫害、母权政治、女性自由、现代母权、团结网络、父权思维、生存技术

母系 (matriliney)：以母亲为谱系，母系继承制，通过母系血统传承财产、姓氏或社会地位的制度，但不一定从母居。

从母居 (matrilocality)：孩子成年后与母亲一起居住，不分家，但不一定随母姓或继承家产。

母权 (matriarchy)：以母亲为中心的社会，包含母系和从母居，全面的定义见本次访谈。



上集：更甚于现代民主的平等社会

目录

- ◆ 何为母权制
- ◆ 母权制的政治单位
- ◆ 新兴中产阶级也是全球精英
- ◆ 母权社会的礼物经济
- ◆ 为什么礼物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
- ◆ 母权社会的价值观：平等关爱，但非整齐划一
- ◆ 母权社会的秩序：母亲为中心的家族和社群
- ◆ 母权社会中的姐妹与兄弟关系
- ◆ 对摩梭族的印象：尊重女性，彼此深度沟通的社群
- ◆ 母权社会里的男性地位
- ◆ 不存在的“舅权”，以及父权社会如何系统性地瓦解母权
- ◆ 母权社会的精神文化：对此世和女性的崇敬
- ◆ 女神的暴力只为抵御外敌而生
- ◆ 母权社会存在黑暗人格吗？
- ◆ 母权社会没有监狱，但有自己的规范机制



◆ 何为母权制

李雯：海德……呃，可能直接叫你海德太亲切了…

海德：我认为在女权主义者中，直呼其名是很平常的事。我们是姐妹，所以不用客气。

李雯：太好了！今天能有机会与您见面，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感谢您抽出时间与我们见面。我们知道您是当今世界上最受尊敬的研究母权制的学者，然而在中国却很少有人知道您的名字。当我了解到您的工作时，我真的非常激动。您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让我真正恢复了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对人类未来的信心。我相信，在您这一代以及后来的许多女权主义者中，很多人和我一样，所以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我想，对于我的听众和很多听众来说，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什么是母权制？您会如何向一个无知的局外人介绍母权制？

海德：你的问题是，什么是母权制？听起来很简单，但要了解母权制到底是什么，对我来说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研究过程。**首先，我可以告诉你什么不是母权制：它不是女性统治一切。**把母权制等同于女性统治一切，这是一种到处流传的普遍偏见。为什么呢？为了阻止我们深入探讨这个有趣的话题。这种偏见是一种政治策略，目的是掩盖这个话题，阻止感兴趣的人更多地了解这种与父权制完全不同的社会模式。

因此，母权制与父权制绝不是平行的。即使这个词听起来是平行的……我可以稍后再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回避这个词。

简而言之，**母权制是平等主义的社会。它们由母亲领导。由母亲领导的社区，以平等的方式组织起来。它们以共识为基础，这证明了它们是平等主义的，它们对暴力、武器、战争等毫无兴趣。**

为了解释得更清楚一点，我应该提到社会的不同层面，即四个层面。在社会层面，政治层面非常有趣，因为每个决定都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做出的，而且她们有非常复杂的理事会制度，可以让每个人都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政治模式。它超出了民主的范畴……

李雯：超出了民主的范畴？

海德：它更甚于民主。你可以说这是草根民主，但它更甚于民主。而且她们是如此熟练地做到这一点。这种政治模式真的让我着迷，因为它保证了完全的平等主义。她们没有阶级，没有自己的利益集团，等等等等。

这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现在普遍认为，民主是最重要的模式。我很高兴我们拥有民主，我希望它不会消失。但我们可以拥有比民主更多的东西——**我们可以有这种寻求共识的模式，拥抱宗**



族、村庄、城市和地区的每个人。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政治模式，比我们现有的模式聪明得多。这是母权政治的组成部分。

◆ 母权制的政治单位

李雯：是的。我想追问一下：您描述的这种模式，我们一般人的直接反应可能是：这在家庭中也许可行的，在村一级，甚至在镇一级也可能是可行的，但它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吗？

海德：真正问题在于，我们真的需要像今天这样庞大的政治单位吗？比如民族国家、民族国家集团和超级大国，我们真的需要它们吗？问题在于我们是需要越来越大的政治单位，还是需要更小的政治单位？

当我研究真正的母权社会时，我总是看到，它们永远不会大于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一个地区有多大，取决于历史和文化因素，在这些条件的作用下，它运行得很好。

为什么我们需要民族国家和超级大国呢？这些国家和超级大国包含了更多的人，而这些人并不都想待在一起，也不能很好地相处，因为她们有着如此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因此，真正的问题是，在政治方面，小一点难道不美吗？

小就是美。但在我们的民族国家和超级大国以及诸如此类的地方，他们的政治是不透明的，因为政治变成了统治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博弈。这些统治阶级阴险狡诈，他们的权术从来都是浑水摸鱼。这就是父权制，总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快。但在母权制中，一切取决于人民，当人民想要相互了解时，社会规模就得有个限度。这是非常合理的、

李雯：是啊，我来自中国，而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大帝国。当然，人们饱受各种残酷的暴力之苦，这些暴力被男性用来统治其他部落、兼并其他小国等等。在中国内部也有冲突，但每个人都想拥有中央集权，因为一旦你拥有了很多权力，实在太愉快了。

海德：只是少数人享受的权力。

李雯：对。后来，我在 2003 年第一次来到欧洲，这给了我一次真正的文化冲击。在此之前我去过美国，美国也是一样，大政府、大国家，但到了欧洲，我从那时起，第一次看到了小国和社区的存在。

海德：是的，但欧洲国家还是太大了。

李雯：是的，但至少与中国相比，欧洲相对的小国仍然可以拥有非常健康的生活、好的现代化设施等等。



海德：当然。你看，在欧洲，我们有这样一个小国的国家舞台，但在在我看来，它们还是太大了。然而他们还要试图组建一个欧盟，试图达成共识，结果却行不通。为什么？因为欧盟也太大了。

地区则完全不同。我以德国这个相对的小国为例，德国有不同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有着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例如，巴伐利亚人并不以普鲁士人为傲，而普鲁士人也不会以莱茵地区的东方人为傲。她们如此不同，有不同的文化，属于不同的地区。**这些地区内部自成一体，是由历史和文化构成的，居住其间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互关联的。**

即使是欧洲的历史也证明，民族国家是通过集权、暴力和流血形成的。

李雯：是的。

海德：都是一回事，即使从一个中国研究者的视角来看，欧洲国家似乎相对小了很多，但它们其实还是太大了。

回顾欧洲历史，为了建立民族国家和帝国，战争一场接着一场。拿破仑想拥有整个欧洲，希特勒想拥有整个欧洲，等等等等。这就是父权制的历史，这与母权政治毫无关系。

母权政治来自于人民，人民在一个特殊的地区相互了解，或者说她们有着相同的文化和历史根源。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单位。当然，她们也可以与其他地区建立友好关系，但她们的生活和工作，以及她们所做的一切，都只在本地区之内进行。

这并不意味着排外的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完全不是。父权制下的地方主义，通常有一个大城市，一个首都，它剥削所有其他地区。但在母权社会中，各地区可以保留自己的所有财富。它们很富裕，社会具有多样性，有自己的文化。

问题和病根，都在于中央集权。因为集权主义是统治和统治的基础，它希望变得越来越大。但母权政治是分散的，完全分散的。

因此，我有时会想象，德国变成七、八个地区的组合，所有地区保持自己的独立，友好地合作，但每个地区都是独立的，都有自己的财富和不同的可能性，不受首都的剥削，也不受其他超级大国的剥削，等等。

这是母权政治与父权政治的一大区别——父权政治的基础是统治、中央集权、帝国建设等等。我们经历了 5000 年的父权制历史，我们看到了这一切的后果，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李雯：当然，我们谈到这里，也有人会不认为我们现在过得不好，尤其是在中国。要知道，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增长非常快。许多人确实感觉到她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们仍然认为，这是中央集权通过集中大量资源，以正确的方式（所谓的“正确的方式”）使用大量资源所带来的好处。而且，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可以有协商优势的，这让政府可以做很多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的事情。



海德：当然，美国也有同样的想法，欧洲也有同样的想法。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钱。我们可以用这些钱做很多事情，诸如此类。但是，谁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谁的钱更多了？又是谁在为此买单呢？

承认吧，是谁为城市中的中国人或者欧美人的美好生活付出了代价？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数十亿人，她们要以贫困、饥饿和文化的毁灭付出代价。

◆ 新兴中产阶级也是全球精英

李雯：嗯，如果我们拥有全局的眼光，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一点。但对于那些没有全球视野、相信优绩主义的人来说，这很难。

海德：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就叫它资本主义吧。我跟你说，它的根基是资本。

李雯：优绩主义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因为我更努力地工作，所以我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我应得的”。虽然我们可以说，任何人再努力工作，也不应该拥有亿万财富、或我们的统治者那样那个级别的财富，这是掠夺。说到这里，我们就讨论到了经济话题。母权社会的经济是什么样的呢？

海德：我们今天的经济基础是货币经济。众所周知，从长远来看，这种货币经济，我称之为资本主义，不仅在摧毁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也在摧毁整个地球生物圈。

这些都是为中国、美国和欧洲的资产阶级精英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付出的代价。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认为我们现在过得更好。这是少数人的观点，这些人因为与这个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合作，现在过得更好了，但看看它造成的破坏！这背后是什么代价呢？

资本主义造就的毁灭，是全球性的，总有一天，毁灭也会追上这些精英。所有这些资产阶级都属于精英阶层，即使他们不相信。即使是在德国，现在工人阶级的生活更好了，钱也多了很多，人们一年可以度三次假，满世界飞。

李雯：是的。

海德：他们属于精英阶层，如果从全球角度来看的话。而这个精英阶层的美好生活，是以世界上所有其他人为代价的。

李雯：这个“精英”，还包括亚洲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

海德：是的，当然。

李雯：好吧，我没想到。因为在中国，“精英”这个词指的是更富有的人。



海德：是的，是的。我知道这种对“精英”的定义有点新。我所说的“精英”不仅仅是统治精英。统治精英是极少数人，但那些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生活得更好的人，我把所有这些都称为精英。如今在富裕的工业国家，中产阶级属于精英阶层，部分工人阶级也属于精英阶层。

李雯：就像正在亚洲崛起的中产阶级。

海德：是的，正在亚洲崛起的中产阶级也算。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与其他国家相比，他们属于精英阶层。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人们死于贫困，数百万人死于贫困，本土文化瓦解，整个地貌景观崩溃，生物圈被摧毁。阶层都是相对的，精英总是少数人，而他们的美好生活是以大多数人和所有地球生物的生命为代价的。

李雯：原来中国的中产阶级，新崛起的中产阶级，也算全球精英。我得花点时间来消化这个说法。

海德：是的，是的。

李雯：因为这些中产阶级，他们也认为自己是被资本家剥削的。

海德：他们介于两者之间。是的，他们属于精英阶层，但他们仍然受到剥削，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更彻底的剥削在别处。

李雯：是的，比如非洲人，非洲国家，他们不得不为了这些远方的消费者，而杀死犀牛和大象。

海德：在非洲，由于环境危机和贫困危机等原因，整个非洲大陆正在一步步被瓦解，被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工业资本主义精英们所遗忘。南美洲不也一样吗？

◆ 母权社会的礼物经济

李雯：但在母权社会中，什么才是更好的经济出路？

海德：让我来谈谈母权经济。当我谈到地区时，人们，尤其是习惯城市生活的人，很容易马上想到：哦，地区，一定很穷吧。

但事实恰恰相反，当我研究生活在一个地区的母权社会时，发现她们的生活并不贫困。当然，今天她们受到来自外部、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制和剥削。但只要她们能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她们就不穷。不富有，但也不穷。她们有自己的幸福，因为她们的经济是共享经济，而不是被精英阶层不断索取和剥削的经济形态。其背后的理念是：事物必须保持平衡、均衡。因此她们实行的经济，总是不断在维持平衡。



当然，在部族里，这很容易。她们没有核心家庭，她们有氏族。她们分享自己的收成、分享外出工作带回来的收获，也分享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

在村庄一级，她们在庆祝节日时会分享自己的物品。例如，当一个部族的收成很好，比其他部族的收成多一点时，她们就会邀请村里的其他人，把她们多出来的收获作为礼物送出去。穷人就多得了一点东西，富人减少了一点东西。最后一切就平衡了。

她们甚至在城市的街区也这样做。我们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胡希坦（Juchitan），就是墨西哥西海岸的一个城市，她们也是这样做的。那里有一些节日，我的一位同事曾在那里做过研究，她们说那里的节日是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在节日里，人们可以分享和再次分配物品。

李雯：现在还在继续吗？

海德：是的，还在继续。有时我们甚至在欧洲也有这样的遗风。欧洲现在有狂欢节，你可以看到一些团体，她们如何免费给人赠送水果或糖果。这是一种赠送经济。那些拥有更多东西的人会把它们送给那些想要得到的人，这种情况在节日期间也会发生。这只是一个遗风，但它仍然显示了相同的原则。在节日里，每个人都很高兴。**她们把自己的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社区，并不指望一定会得到同样的（回报）。因此，我称之为礼物经济。**

她们甚至在地区一级也在这样做。从村一级、市一级到地区一级都是如此。例如，在地区一级，如果有地区发生干旱等灾害，其他地区就会向她们提供帮助，使她们能够继续生活下去。

我引用一句撒哈拉地区图阿雷格妇女的话，那里也有母权模式。她们说，当我们遇到干旱，牲畜快要死的时候，邻居们就会给我们一些山羊，这样我们就有了羊奶。因此，她们共享自己的东西。这一切当然都基于她们的精神原则和文化。这些都是她们共享的文化价值观。每个人都有满足自己需求的权利。这种经济是以需求为导向的，但资本家和家长总是以利润为导向。不仅是资本主义，（它）早在国王和所有这些权贵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好吧，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完全不同的经济。

◆ 为什么礼物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

李雯：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而且，因为您已经向我们举例说明了，它如何在世界不同地区以较小的规模发挥作用。我的问题是：您出生在东德，而我在中国的半计划经济时代长大。我们都知道，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共产主义实验中，我们也曾试图通过建立一种平均分配制度来摆脱资本主义，也就是每个人都能获得一定配额的食物和衣服等等。但事实证明那是一场灾难，因为如果没有自己的财产，人们就不再具有工作的动力。这一实验的全部失败，**冷战后整个东部阵营的崩溃，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灌输了这样的信念，那就是私有财产是推动经济发展、让人们快乐、并带来足够生产力的必要条件。您会怎么回应这种思想呢？**



海德：是的，你说的这些非常有意思。因为我童年在东德时就了解了共产主义制度。

你看，完全漠不关心地分享，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母权社会不会以共产主义这种冷漠的方式分享。因为在共产主义时代，每个人都是一个数字，并与另一个数字分享东西。我们不是数字，我们是人类，对不对？

李雯：对。

海德：母权社会的分享基于她们的社会凝聚力。这种分享不是冷冰冰的数字，不是把东西分到该分的地方就完事了，而是从一个部族交付给另一个部族，从一个村庄交付到另一个村庄。每个部族都是一个社会单位，人们作为一个社会单位向另一个提供帮助。村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单位，像乡村共和国一样独立。母权制的基础是每个人的独立性，但每个人又都有机地融入所在的社会环境里。

而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不是这样的考量。在共产主义中，人就是数字。在工厂里，他们是数字，觉得这样大家就都平等了。但他们从未做到的是尊重需求的差异，而人们的需求并不总是相同的。

在母权制下，则是根据人的特殊需要来赠予所需之物，在社区中（根据）每个人的需求来给予。你比如说，孩子和成年女性有不同需求，男性和老人又可能又不同需求。她们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从差异而非等级中，去生产（产品）。

李雯：是。

海德：父权制会利用人的差异来制造等级。男人高于女人，白人高于有色人种，诸如此类。

但母权制尊重人的多样性，从来不会用多样性来制造等级制度。她们尊重人的多样性，将其视为世界丰富性的表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个概念也存在于经济中。

李雯：我认为我们触及了共产主义和母权制区别的核心。19世纪到20世纪的共产主义实验，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父权制，因为都是由男人统治的.....

海德：它眼里的人类是非常抽象的。

李雯：而且它还很残酷，以暴力为基础。通过暴力建立中央集权，社会中实际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最上面共产主义精英，然后是军人，再然后是工人和农民.....

海德：太父权制了。

李雯：是啊，在今天的朝鲜仍是如此。

海德：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在实践中却恰恰相反。



李雯： 是啊，恰恰相反。它仍然由男人统治。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想象的是另一种经济，你称之为“礼物经济”。

海德： 是的，可以这么说，是的。

李雯： 你什么时候创造了这个词？

海德： 这个词是我的一位朋友创造的，由美国哲学家吉纳维芙-沃恩（Genevieve Vaughan）提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她说，**我们不是靠金钱生活。我们靠赠与生活。**

看看母亲们都在做些什么。数百万母亲照顾孩子。这是礼物，这是恩赐。人类依靠馈赠而生存，或者说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东西，或者说，比如，所有为低工资工作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给其他人馈赠，或者说，许多志愿者，她们总是在馈赠。这种经济方式，她称之为“非报酬经济”、“礼物经济”。它比货币经济大得多，而货币经济利用了礼物经济的这一巨大部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

李雯： 尤其是被剥削的妇女的劳动，确切地说，是母亲的劳动。

海德： 是的，妇女的劳动和母亲的劳动，人类一半以上是妇女，其中大多数是母亲。那么，下一代从哪里来？从母亲那里，把她们赠送给全人类，而全人类却没有认识到，也没有看到。

◆ 母权社会的价值观：平等关爱，但非整齐划一

李雯： 没错，我明白。从经济角度看，我想我们已经解释了母权制的特点。那么其他方面呢？

海德： 社会秩序非常有趣。让我再来谈谈政治和经济，例如，政治中的平等。平等，但不是数字，平等的平衡原则。

我们不能误解平等一词。人们被平等对待，但她们的多样性得到了尊重，她们的不同需求得到了尊重。因此，这其中的平等与我们的数字化（社会管理）完全不同。

李雯： 我想你的意思是平等，但不是整齐划一。

海德： 是的，很好的提法。是的，价值平等。每个人的价值都是平等的。这就是平等。

我还谈到了经济中的平衡原则。但这一原则从何而来？她们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世界观基于不同的价值观，而她们的价值观是母性价值观。因为在母权社会秩序中，母亲处于中心位置。她们不在顶端。她们没有顶端，她们居于中心，通过亲属规则和亲属关系将整个社会维系在一起。这些社会的价值观是以母亲的价值观为基础的。我只想提一下这些价值观：分享、关爱、保护、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拥有很多维持和平的方法，鄙视暴力，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米南佳保人 (Minangkabau) 是一个非常大的母权社会，他们说，我们关心孩子，因为孩子在成长，在变大。当你的价值观不好时，它们也会（随着孩子）成长和变大。但是，如果你有好的价值观，那么你就在用爱的方式照顾孩子，然后她们就会以爱的形态成长，成为有爱的人。这就是母性价值观。

听起来很理想化，但这是一种现实的价值观。因为如果母亲生了孩子却不照顾她们，不哺育她们，那么她们就会死去。所以，**这些价值观直接取自母亲的态度，取自母亲的原型**，除非是坏母亲——好吧，我们不想在这里讨论坏母亲，从千千万万个妇女的母亲行为原型来看，如果她们不照顾孩子，不喂养、养育、关心她们，如果母亲不给她们和平，她们就不会长大，她们会死去，人类就不会有下一代。这一点非常清楚，这很容易理解。我们每个人，即使不是母亲（不是每个女人都是母亲），我们也都有母亲。我们每个人都有母亲，如果她没有按照这些价值观行事，我们就不会在这里。

李雯： 没错。

海德： 即使我们与母亲之间存在一些问题，许多西方妇女也是如此，但无论如何，她让我们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长大，让我们能够发展自己的能力，让我们现在成为聪明、优秀的女性和男性。所以，**这些母性的价值观仍然存在，并且一直在实践。**

数百万数十亿妇女都在这样做，甚至是男人（如果他们是好父亲）也会这样做。她们效仿母亲是如何做的，母亲是如何关心整个社会，与孩子们一起抚养这个社会的未来的。**看看是谁带来了每个社区、每个社会，甚至是父权制的未来？是母亲。**这些母性价值观是其经济、政治、社会秩序和世界观的基础，这是（跟父权价值观）完全不同的。**看看父权制社会的价值观：竞争、暴力、大者为尊、权力就是权利、最大的就是最好的，因此，“我们需要帝国，需要超级大国，需要超杀伤力的武器储备，都非常大！”**这是什么疯狂的价值观？太疯狂了，这是反人性的。

李雯： 没错。其中很多问题，我认为是男性造成的，男性的暴力倾向，以及用暴力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的倾向，因为他们擅长于此，不是吗？

海德： 暴力受到赞扬，暴力是英雄。他是拿枪的暴力英雄。他的枪法最快。他是理想。

这是一个致命的理想，它不是生命的理想，它是死亡的理想。

当然，并不是每个男人都受到这些价值观的熏陶，但这个制度是建立在这些价值观的基础上的。我并不责怪个别男人，他们是不同的。

李雯： 哦，我还是会责怪他们中的一些人。

海德： 的确有一些男人值得责怪，比如那些统治者，或许他们中的其他一些人。但这是因为有一个基于父权价值观的制度。正因为这是当今的一种制度，所以就连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女性，也不得不尽可能地适应这些价值观，这样她们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 母权社会的秩序：母亲为中心的家族和社群

李雯：是的。我们谈过的社会秩序呢？你如何定义母权社会秩序？

海德：是的，社会秩序真的很重要。我说过，**母权制是氏族的社会，她们是社区，她们没有核心家庭。氏族有时很小，有时很大。**在摩梭人那里，我看到一个宗族的房子里大约有 10 到 12 个人。而在（北美）印第安人（部落）中，在传统的易洛魁社会中，一个氏族有数百人，有时甚至有 3000 人。因此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氏族就是社会单位，氏族是由母系血缘关系组成的，孩子归属于母亲的家族，因为孩子是她生的，基于生育者的谱系被尊重认可。**

有趣的是，母权社会里女性的爱情生活是自由的，她们不受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的种种限制。她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爱人。**是女性在选择，而不是男性，是女人在选择她们的爱人。**所以，你想象一下，女人可以自由选择，可以自由选择她的爱人。也许她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也许她对孩子的父亲不感兴趣。

李雯：这无关紧要！（笑）

海德：这无关紧要。她们对父爱毫无概念，因为她们对父爱毫无兴趣。父爱？不用了。因为在氏族中，想象一个氏族，族长是最年长的母亲，她的女儿和儿子（她们是母系家人），还有年轻妇女的孩子。**有意思的是，在母系氏族中，男人会把姐妹的孩子视为自己的孩子，因为她们有相同的氏族名称。我们称之为母舅。但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与姐妹的孩子关系密切，并一起照顾孩子们。如果男人有父爱，他们也是为了姐妹的孩子。**

这是从母亲一脉相承的宗族。这与我们现在的关系概念不同。

女性的情人可能来自家族外部，年轻女性会邀请她们的恋人过夜，有时会住上几天，他们会帮点忙，然后他们就离开。他们是宗族家里的客人，不住在女方那里。他们住在母亲的房子里，在那里他们有权利和义务，照顾姐姐的孩子。因此，**母亲的血统、出生的血统、母系血统组成了氏族，这就形成了与我们习惯的（氏族）完全不同的社会单位。**

我们的社会单位是父权核心家庭。在过去的父系氏族里，人们很难确认女性是不是选择了自己的恋人（做父亲），很难。要知道，有很多歌剧和话剧，资产阶级的戏剧主题，都是围绕这个话题展开的：到底谁是孩子的父亲？母权制没有这个问题。

李雯：此前的人类几万年，根本不关心谁是父亲。

海德：是的，是的，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有几万年的无父历史。

李雯：没错。



海德：母亲怎么办？母亲和孩子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而不是什么（来自）外部的人。

当然，孩子也有男孩和女孩之分。男孩也属于母系。当他们长大成人，属于母系时，他们会为自己的家族尽心尽力。他们关心族人，把自己的物品、金钱、工作等带进来，保卫自己的母系氏族。这就是他们与母系氏族的基本关系和基本感情。

你说得非常对。我认为母系是自然系。这是生育的谱系，而生育的谱系是很清楚的，永远都是。

李雯：永远都是。

海德：一直都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单位。在大多数（母权）社会中，这些氏族终其一生都住在一个氏族房子里。女人和男人都不会离开母亲家，所以母亲是中心。

情人来自家外，他们来来去去，他们是客人，但母亲还有兄弟姐妹们，终其一生都生活在一起，终其一生都相互照顾。所以，这里的人最深的感情，首先是对母亲，然后是兄弟姐妹之间极深的感情。其他人就不会那么占据心神。

◆ 母权社会中的姐妹与兄弟关系

李雯：我记得您在《母权社会：世界各地原住民文化研究》一书中提到的一个非常感人的案例。在印尼的一个母权部落或氏族中，她们的兄弟出海之前，会向姐妹们请求祝福。

海德：是的，无论在哪个母权社会，兄弟都会关爱姐妹，姐妹们也做一切来保证兄弟们的安全。姐妹兄弟的感情很深。至于恋人们呢……我有个很好的例子，我想这也是米南佳保人（Minangkabau）说的。她们说：哦，我的恋人来来去去，但兄弟会一直在。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李雯：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女孩或年轻女性很难想象这一点，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父权制下，兄弟在家庭中往往扮演着一种剥削和支配的角色。因此，要想象出不同的家庭关系秩序，需要一点想象力。

海德：是啊。

李雯：就是想象你会有一些兄弟，他们不是主宰你的家长，而是你的……

海德：你的保护者。

李雯：我们最好别说保护者，不用这个词。

海德：的确有点困难，你说得对。

李雯：……你的同辈



海德：是的，是的，你的同龄人，亲爱的同龄人。关爱你的……

李雯：……平等、有爱心的男性…

海德：是的

李雯：……尊敬你的家庭成员。当然，这是我们需要去想象的，因为我们从未拥有过。

海德：是的，你描述的父亲家族是准确的。

这（跟母权家族）是完全不同的。在父系家族中是有这种情况。在这里也一样。在工业国家，宗族已经分崩离析，我们是核心家庭。但在近东，我们仍然有父系氏族，从父亲延续到儿子，儿子继承一切，他们也把姐妹们需要的一切都给继承了。姐妹们通过契约，被卖给其他男人。而兄弟则是姐妹们的监护人。如果妹妹贞洁善良，就可以高价卖给家族以外的男人。这就是父系氏族的态度，在父系氏族中，女人、姐妹不过是父亲和兄弟之间交易的对象。而在母权社会，情况则完全不同。

◆ 对摩梭族的印象：尊重女性，彼此深度沟通的社群

李雯：你曾谈到过摩梭人。你 1983 年在摩梭村庄居住过？

海德：是的，1983 年。

李雯：1983 年，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我认为这个案例研究非常有意思。你刚才所描述的（母系氏族）正是摩梭家族氏族的情况。

海德：是的。我们是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小组，前往摩梭地区进行研究。我们得到了一位中国女民族学家和一位摩梭教授的热情帮助，使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很好地完成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我们不仅拜访了一个家庭，还走访了不同的家庭、不同的部族，并与她们进行了交谈。我不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学家。我想通过实地调研来检验我对母权制的理念和知识，看看我的想法是否正确，实地情况是否完全不同。因此，我所做的工作与通常的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完全不同。

我们与摩梭人的对话非常有趣——不仅是对话，我们还能观察到她们的行为。这太不一样了。

李雯：是啊。

海德：非常有趣。

李雯：给你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



海德：首先就是人们对长辈的尊敬，对年老的母权族长。她们尊重她们。当我们与三位族长交谈时，她们都住在宗族的房子里，我们谈的都是非常女性化的事情，比如生孩子、怀孕等等。我们有一位摩梭教授，（他）我们的摩梭语翻译，当我们开始谈论这个话题时，他说他不能再继续帮我们翻译了，因为这是一个关于女性的话题，他必须出去。然后他找了一个年轻的女人来帮我们做翻译，这很有意思。他尊重女性的领域，尊重女性关于身体能力的秘密。

李雯：哦，原来是因为尊重（他才离开的）。

海德：尊重。这是一种尊重。这不是男人的话题。这是女人之间的事，也是男人非常尊重的事。这个例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点，是她们的交流方式。在这些农业州里，她们一直在密切相互交流。妇女和年轻女子从田间走来，相互交谈。男人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他们相互交谈。她们与老人交谈，孩子们可以自由地去她们想去的地方，而不仅仅呆在母父身边。她们有很多人要关照，要珍惜。她们可以自由选择。她们围在一起，从不吵闹，但总是围在一起聊天。

据我观察，她们的交流能力很强。真的，非常强，因为她们必须召开部族会议。她们不能只是在开会时聚在一起，然后以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进行议会交谈，会后就变成个哑巴。不是这样的，她们总是在沟通。因此氏族会议呢，只是她们日常关于一切事情谈话的结果。我想村子里也是如此，因为她们会见面。在村子里她们当然会见面。她们互相交谈，这样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谁在想什么。她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所以她们的议会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件，而只是日常交流的结果。

这样，她们就能达成共识。因为如果你知道每个人此时此刻在想什么、在做什么，达成共识就不那么困难了。

李雯：是啊，真的。

海德：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李雯：这不是什么你必须召开一个正式会议来解决的事情.....

海德：.....也不用在此之前还得找到信任，揣测“我能信任XXX吗？”（她们）找到信任的方法有很多。然后开会时，在会上我也不必讲一些永远不会实现的漂亮话。这是（跟父权社会的议会）完全不同的。这个沟通网络一直在进行，它促进了寻找共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并没有那么困难和特别，只是日常事务。

李雯：是啊。说到社会秩序，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不会用“权力分配”这个词，但可以说是“角色”，家庭中不同成员扮演的不同角色。你能介绍一下吗？

海德：先让我在社会秩序这里补充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很多时候，当我在这里谈论母权制时，（我会听到）年轻女性说：“我不想做母亲，（母权制（问题）这个话题离我很遥远”，等



等。我就会说，哦，在母权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母亲，不管她是否有亲生的孩子，因为姐妹们都是共同的母亲。

李雯：是啊

海德：每个人都是共同的母亲。让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当你有一群年轻妇女时，一个部落里可能有三四个姐妹。孩子们叫每个人妈妈。

李雯：是的，摩梭人是这样的。

海德：每个人都是。

李雯：是的。

海德：而且，每个年轻人都不叫父亲，她们有不同的叫法。母亲的兄弟。

李雯：是的。

海德：每个年轻人都是这样称呼的。因此，抚养孩子是一个家族的共同事务。

李雯：是的。

海德：因此，我认为这给了年轻女性一种特殊的自由，而这是她们在核心家庭中所没有的。在核心家庭中，她必须选择做母亲或不做母亲，必须有自己的职业，必须照顾丈夫、老人和病人……她们当然会不堪重负，因此，她们在核心家庭中会健康受损。

而在（摩梭部族）那里，妇女可以自由地从事不同工作，甚至有些妇女还接受了高等教育，因为照顾孩子的工作是由姐妹们、男人、祖母和叔祖父等共同完成的。人人如此，但尤其是年轻妇女，她们照顾孩子们更多。

例如，你有三个姐妹，其中一个有了孩子，或者有了两个孩子，而这些孩子就是姐妹们每个人的孩子。因此，她们对母亲和母爱的概念是不同的。母爱不是一个人的，而是共享的，你不能拥有（其他人）。

在我们的观念中，母爱总是一种占有。“我的孩子”，母亲说，“我的孩子，我不想和别的母亲分享我的孩子，一点儿也不想”。而男人会说“我的妻子，我的房子，我的车，我的孩子“……这背后是一种占有的观念，一种父权制的家庭观念。

与此同时，（母权社会）那里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她们分享一切。孩子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是共同的，是共同的母爱。这是（跟父权社会）完全不同的（理念）、

李雯：是的。

海德：不存在“任何人都可以占有另一个人“这种观念，不存在父系氏族和父系家庭的典型特征。



李雯：是的，她们甚至这样对待外人，甚至这样对待访客。我有年轻的中国女性朋友，过去半年一直和摩梭人生活一起。

海德：太好了。

李雯：她深受这些族长们的喜爱，她们将她收为干女儿。

海德：那么她就成了女儿。

李雯：是的，成了女儿。

海德：当她被收养时，她就成了真正的女儿。她们也有这种收养原则，是的，在每个母权社会都是如此。

李雯：是的。

海德：她们收留了她们，于是家族更加壮大和富裕。当她被收养时，她就是一个真正的女儿。不仅是养女，还是真的女儿。

李雯：是的，她们为她举行了整个成年仪式.....

海德：赞。

李雯：.....给她买了民族服装和很多东西，花费不菲。太感人了，她在那里的时候一直在哭。她从来没有感受到如此温暖和受欢迎，被这些家庭完全接纳，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而是很多家庭。所以，这真的不是超出我们本性的实践。我的意思是，只要我们知道如何去做，我们就能做到。

◆ 母权社会里的男性地位

李雯：那我们接下来或许可以谈谈男性的角色，兄弟的角色？

海德：好。

李雯：或者谈谈这些家庭中的叔伯们的角色。

海德：你的例子中最有趣的就是这种关爱态度。每个人都真正关心着其他人。

李雯：是啊。

海德：因为她们是母系亲属，一生都生活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态度，这不是大脑里抽象的概念，也不仅是一种道德假设，而是源自她们内心深处对每个人的关爱，因此在孩子们心里已



经根深蒂固。年轻的母亲也是如此。男人也是如此。男人在母系氏族中比在父系氏族中生活得更好，这一点非常明显。老人受到尊敬和尊重。长辈，母亲和她的长兄，或者她的兄弟，都非常受人尊敬，他们也是深嵌其中的一员。这是一种非常关爱的态度，让我们印象深刻，因为我们对此并不熟悉。

李雯：这里我得追问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对我们的讨论至关重要，那就是：你说在母权社会中，男人的生活要比父系社会好得多。你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吗？

海德：是的，他们一开始就被纳入母系氏族，作为男孩，作为男人，作为长辈，都要照顾氏族成员。

反观我们的制度，核心家庭中的男孩——当然，他们比女孩更经常、更受珍视，但这是一个核心家庭啊，两个人得为家里所有的一切负责，承受着所有的压力。当他们变老或生病时，他们就不必去寻找照顾他们的人（因为如今，许多妇女并想再承担照顾核心家庭的重任，她们当然会避开这种角色）。因此当男人们年老时，他们就去找照顾他们的人。

在母系氏族中，你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有家人照料的，无论是孕妇还是老人，每个人都被照料。说白了，当男性遵循这些母权价值观时——母权社会中的这些母权价值观，不仅仅适用于母亲和女性，它们也适用于男性——在这些社会里，男人都是有爱心的人，这一点非常有意思。

李雯：他们做些什么呢？

海德：他们照顾姐妹们，照顾孩子们，把在收获时或在外边世界赚到的所有钱都交给家族。族长保管着氏族的财产，虽然她并不拥有这些财产，但财产由她保管。他们把所有东西都交给族长，所以他们照顾着族人。

我认为，作为人类，我们都是有爱、慷慨的人，这是我们的深层本性。我们的本性不是剥削他人、贪婪和暴力，这不是我们的本性。男人的天性也是关爱和奉献。作为男孩，他们在母亲的关爱中长大，他们接受教育的方式如此，因此长大成人后，他们也会想要给予。

而在父权制社会中，男孩也会接受母亲和姐妹的馈赠，但当他们进入青少年时期，就会被灌输另一种“如何成为男人”的思想。

李雯：是的。

海德：也许是父亲给他们灌输的，或者是同龄人，或者是媒体灌输的：哦，你得做个英雄！你必须学坏。他们被从母亲、女性以及这种关爱中夺走，养成“真正的男人”。而在父权制下，“真正的男人”意味着暴力。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扭曲了，有时甚至在男孩阶段，其实本来不必如此。因为如果男孩在充满爱的氛围中成长，他们就会拥有与女性相似的态度。他们也想要关爱别人，因为他们从小就接受了这些（关爱教育），而且根深蒂固。



李雯：从历史上看，在古代母权社会中，以及在当前的一些部落中，比如在印度尼西亚或其他受到父权社会影响的母权部落中，你会看到一种部落首领，比如，她们是母权首领，或者她们在古代是女王。然后，她们会有——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些人——大臣？或者，长官？在某种程度上是长官的名义吧，不管是什么，这些角色由她们的儿子或兄弟扮演。这种男人的角色曾经存在，或者今天仍然存在。我们该如何看待他们的角色呢？

海德：是的，我认为在我们讨论历史实例之前，这一点很重要。我建议对（母权社会里）男性的角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因为它们与父权制下男性的角色截然不同。在我们的正式对话中，我还想补充一点：你看，当男孩从小就接受母性价值观和母性模式时，如果没有被父权模式分散注意力，没有被父权模式撕裂，他们就会继续这种母性模式。

今天，你甚至可以在一些男人身上看到这一点。很抱歉，我想讲讲我自己。我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我儿子是在女性环境中长大的。我，作为（他的）母亲，他的姐姐们，非常强势，非常骄傲，还有我的婆婆，她非常关心这个家，给了我很多帮助。孩子们的父亲是个温和的人，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我的儿子从来没有学过父权制下的男人样板，从来没有。因此他继续了这种关爱的模式。现在他在家里是个非常体贴的男人，照顾妻子，还有三个女儿。他很高兴有三个女儿由他照顾。

今天你会看到，在特殊情况下，个别男人并没有受到这种父权模式的感染，他们继续坚持关爱模式，因为这是每个人的天性。我们是在母亲的这种关爱模式下长大的，我们已经将其内化，当我们没有受到干扰和撕裂时，我们会继续这样做，尤其是在今天。

当然这有点困难，因为在父权制下，女性专门负责照顾他人，因为男性不必这样做，但这是父权制的观念。

李雯：是的，我理解。不过我想问的是关于男性在社群之中的角色，因为男性不仅要在家庭中，还要在公共事务中扮演公共角色。

海德：对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千万不要误解它。

你看，妇女们非常非常自豪，在部族中互相帮助。通常，部族是妇女的领地，因为部族的房屋和土地都掌握在她们手中。在母权社会里，妇女拥有生活必需品和房屋——不，是它的监护人，不是拥有，我不应该说是拥有。房屋、氏族房屋、氏族土地和食物都掌握在妇女手中。

那么，男人的手中有什么呢？看起来，他们要做的事情似乎不多，手中掌握的东西也不多，然而他们在母权社会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他们是氏族对外的代表，代表必须是族长的长兄。他的任务如下：他必须将本氏族的决定传达给其他氏族，他们会就此在村委会开会，但他从来无权做出决定——决定是在宗族院里做出的，妇女和族长在宗族院里有很多发言权。他负责沟通，他是代表、部族发言人，这样一种角色。当然，这是一个有尊严、有声誉、有威望的角色。他向外界展示宗族的威望。



但这个角色还意味着更多责任。当这些社会受到外部父权势力的攻击时，这些男人就会成为其部族、村庄和生活方式最坚强、最热情的捍卫者。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她们非常严格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在面对外部攻击者时坚守和捍卫自己的社会模式，或许通过言辞和谈话，甚至在极端情况下，通过战斗。

◆ 不存在的“舅权”，以及父权社会如何系统性地瓦解母权

李雯：这个话题非常重要，因为在中国，当我们谈论母权社会时，我们经常谈到的是摩梭人、摩梭氏族。对摩梭族的社会，现在出现了一些非常令人不安的说法。中文有一个字：“权”，它可以是权利，可以是权力。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摩梭族的权利或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叔叔们的手中，而不是母权族长的手中。

海德：你看，这就是父权制的曲解。甚至连人类学家在这些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有或有过这种曲解。当外来者接触母权社会时，他们先接触到的是男人，于是他们认为男人拥有权力。

但这是个误会。男人是（母权社会的）代表和发言人，但他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我可以给你举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位人类学家在拜访北美母权族群时写下的：

一群白人想从一个母权部落购买一块土地，他们见到了这些男人，心想，好吧，他们是酋长。我们可以和他们签订合约，但这个“酋长”说：不行，我们不能和你们签合约，我们必须回家，在我们的部族里和我们的族长讨论，商谈最终决定。有一个白人对原住民男子说：哦，要等族长们决定啊？那我们就和你们一起去找族长，和她们签订合约。然而这些原住民男人说：不，这不可能，我们的族长不会接受、也不会邀请陌生的白男人到她们家里来。

这则简短的轶事，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母权社会的社会结构，而外人却完全误解了这一社会结构。也许白人或父权制下的中国人认为，这些代表就是首领和决策者，其实不然。他们的背后是宗族。他们只能把宗族决定的事情带到台前。

甚至在人类学文献中，你也会发现这种情况，他们总是认为这些母系叔伯或氏族代表是决策者，并且这么记录下来，这完全是错误的！这是他们对这些社会采用的父权滤镜。当我研究大量人类学文献时，我总是发现同样的偏见，扭曲了这些社会的结构图。

李雯：是啊。

海德：我们一直在改变（她们的社会）。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怎么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不管是非洲、美洲还是中国北方。父权制官员只想和男人说话，并赋予他们前所未有的角色。

李雯：没错。



海德： 他们把男人们变成了酋长，这在以前是闻所未闻的。今天，即使在北美，母权社会的妇女也说，殖民国家给了我们的男人正式的官职，他们以前没有过这类角色。所以，现在他们（白人）可以说，哦，这些（原住民）社会也是父权制的。

你看，在我们这里，男人是首领。但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对些社会的歪曲，她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从来都不是这样的。

李雯： 是的，我读到过这段北美历史，当时殖民者白人来到北美，易洛魁人实际上是母权社会。

海德： 完完全全的（母权社会）。

李雯： 然后白人来了，他们要求只跟（原住民）男人打交道。易洛魁人，印第安人，或者说美洲原住民，于是渐渐地发生了改变，而且白人使用武器征服……

海德： 是的，暴力总是后盾。

李雯： 渐渐地，妇女的权力，或者说妇女在自己部落中的权利下降了。

海德： 是的，因为它受到了外部的影响，而不是因为她们的传统。

李雯： 没错。

海德： 在摩梭历史上，摩梭人也是如此。汉族皇帝的官员只想和男人说话，因此在摩梭人内部也形成了一些家庭，男人在其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就像中国的父权制一样。这是摩梭人的父系核心家庭，它们是被人为构建的，但汉人的官员只与这些男人交谈，而不与其他人交谈。这就是来自外部的权力游戏。他们从内部破坏了这些社会的一些结构。

李雯：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在母权社会中，男性作为本氏族代表和外交官的角色，实际上是在父系社会的压力下形成的？

海德： 不，传统上男人是对外的代表。对于妇女来说，就像（上一则）轶事中所说的那样，妇女们不会离开她们的宗族房屋和宗族土地。这是她们的基础，她们所有的可能性和声望都来源于此。她们没有离开这里。因为宗祠、宗族和宗族经济都掌握在她们手中，所以她们没有理由离开这些。这就是她们的根基。

但男人们则扮演着对外代表的角色。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明智的分工，因为如果男人们无所事事，对社会是不利的。因此，族长赋予了他们这个对外的角色，而男人们也以此为荣。他们为此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智慧，他们在母权社会中受到了尊重。

没有男人会试图侵入女人的领域，也就是氏族的房子和氏族的土地。也没有女人会试图干涉男人的行动领域，比如，也许是遥远的贸易，比如捕鱼，比如对外部世界的代表。



她们尊重两性不同的职责，她们尊重而不干涉，因为这也是一种平衡理念。两性之间必须保持平衡。每个人都必须有各自的义务、权利和声望，这就是每个母权社会的平衡方式。

李雯：是啊。

海德：但这（些分工）并不是本质主义的。我在一些社会中了解到，妇女掌握着农业。例如，摩梭妇女从事园艺和农业，而男人则以传统方式从事远距离贸易，获取木材和所有货物。在另一个社会中，情况恰恰相反。在西墨西哥的胡奇坦（Juchitán）社会中，男人做农活，女人做贸易，甚至做远距离贸易。因此，它可以变化，不是本质主义的。但不管怎么说，她们总是让妇女有自己的活动范围，让男子有自己的活动范围。为了平衡社会，也是为了尊重两性。

李雯：我明白了。

海德：这是为了平衡。

李雯：所以总要给男人找点事做，而他们也需要做出贡献，对吧？

海德：是的，没错。有时他们的任务是建造大型建筑，这就是他们的任务，所以，这各有不同。在母权社会的历史上也是如此，是不同的，所以两性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权利。当然，在这些不同的行动领域中，还有特殊的仪式和特殊的庆祝活动。因此，每种性别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完整世界，然后她们会进行有益地分享，因为她们彼此需要，但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一个社群。

◆ 母权社会的精神文化：对此世和女性的崇敬

李雯：没错。我们要谈到的下一个母权社会的重要方面，是文化和宗教。

海德：是的，这非常重要、

李雯：非常非常重要。

海德：是的，因为这些社会是非常精神化的社会。

李雯：是啊，所有母权社会在文化和宗教方面有什么共同点吗？

海德：是的，当然。当我描述它们时，我对它们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找出它们的共同点。这是我作为母权制研究者的任务。我想了解这种社会，所以对我来说，不是要了解每个社会的特点，而是要了解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就是它们的共同点。



在文化层面，非常有趣的是。她们不相信超凡脱俗的存在，不相信超越此世的大神或女神。不，完全没有。她们不需要这些。对她们来说，整个世界，整个世界中的一切，元素、石头、动物、植物、人类、不同的民族，怎么说呢.....都是神圣的。

是的，整个世界都是神圣的，所有存在于其中的、活着的都是神圣的。因为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有存在的权利。这是一种观念，所有存在的东西都与其他存在的部分相互交织在一起。简而言之，这就是她们的基本信仰。因此，她们的精神信仰非常此在，非常现实，基于地球上的生活和这里的事物。

你可以从她们的仪式和节日中看到这一点。这种做法、这种信仰，她们庆祝的并不是某种除了祭司之外谁也没见过、听过或知道的超验生命。

李雯：（笑声）

海德：不，她们庆祝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她们庆祝四季，她们庆祝生命的不同阶段——年轻人、孕妇、老人。她们庆祝不同的部族，这些部族往往具有不同的灵性角色，并举行不同的节日。她们庆祝这里的一切：丰收时，她们庆祝丰收；当幼苗破土而出时，她们也会庆祝。所以，她们庆祝的是生命的真正基础，是的。

当然，月亮、星星、太阳也属于生命的基础。阳光，因为植物需要阳光，水需要月亮。因此，她们所颂扬的不仅仅是身边的环境，她们颂扬的是宇宙，是人类、动物和植物赖以生存的所有生命的地球领域。

在神话中，她们表达了这些信仰。我现在用一种更抽象的方式来表达。她们用图画，用神话中的图画来表达这些信仰。因此，当我们想要了解她们的信仰时，我们必须开始把神话当作图画和她们庆祝活动的真实规则来阅读。

李雯：是啊。不是高高在上、强大而可怖的神灵，像父权的神那样。

海德：父权的神太可怕了。

李雯：他们就像反社会者或精神病患者，会无缘无故地惩罚你。

海德：就像精英统治者。

李雯：是的，而且他们不光像普通的统治者，简直是精神变态。

海德：是的，是的。

李雯：因此，母权社会精神生活是非常温柔的。



海德：它很现实，这是生活之中的现实。当你使用“女神”一词时，这个词并不是母权制社会的典型用语。它是西方女神运动创造的一个术语，目的是与基督教宗教中的神相对抗。“我们有女神”，这就像一个对立面。但母权制社会不用这个词。

李雯：哦，那她们用什么呢？

海德：她们说……这非常有意思……对她们来说是：女人。是的，例如，卡西族……

李雯：……印度东北的一个民族部落。

海德：……东北部的印度民族部落，她们最重要（不是最高，而是最全面）的神圣存在是 Ka Blei，即后来的 Ka Li（迦梨，印度教）。Ka blei，Ka 是女人的意思，Blei 意思是自然。“自然女”。

李雯：啊！

海德：“太阳女”、“火女”、“水女”……全是女性。有趣的是，她们把鸟视为女性。宇宙和地球也是女性。宇宙孕育了所有的星星等等。地球是雌性的，她是母亲，孕育了所有的生命，当然，就像人类的母亲一样，她也孕育了雌性和雄性生命。因此，地球也能孕育出儿子和女儿。但整个最全面的存在总是女性。是孕育万物的母亲。

李雯：哦，哇！

海德：因此，她们有这么多……即使在德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女神。我们有一个古老的女神，被称为“Frau Holle”，所谓的Holle女神。Frau是女人，不是女神。她的真实名称是“女人Holle”。

李雯：哦哦

海德：还有，当你看北美神话的时候。“天空女”和她的女儿“风女”。“玉米女”，“玉米母亲”，“玉米少女”，所有雌性孕育了人类，孕育了动物和植物，滋养和哺育了万物。宇宙和大地被视为女性的神性，因为她孕育了万物，而只有雌性才能孕育万物。

李雯：这就是奇迹。

海德：是的，这是这一切的最根本。

李雯：根本的，是的。

海德：这是从人类自身观察到的。母亲生儿育女，她孕育社区。母亲孕育万物，孕育文化，孕育社会。这就是她们的世界观。就是这样。

李雯：（人类）所有创造的基础，就是创造人类……

海德：……是雌性。



李雯：是的，在某种程度上，看到这种尊重以这样的方式回报给我们，是多么富有诗意，多么令人心旷神怡。

海德：是的，没错。雌性并非统治者角色，而是母亲，是充满关爱和养育之恩的女性。她们没有统治者那样的母亲。你看，大自然关爱所有的生命。

李雯：是啊。

海德：很有意思，苏门答腊的米南佳保人 (Minangkabau) 说，我们的思想来自大自然母亲。大自然是我们的老师。所以，你看，这种世界观其实就来自于大自然。大自然孕育了万物，孕育了这里的一切，而大自然也关爱着这里的一切。她喂养蚂蚁，喂养大象，喂养鱼类。一切为了一切，一切只要不被破坏，就会有很多东西存在。因此，她从对大自然的观察中获得了这些，并由此形成了她们的社会。这是一种美德。

李雯：当然，这是整个社会、文化和精神的基础。

◆ 女神的暴力只为抵御外敌而生

李雯：但是由于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暴力的世界，一个由男性主导的暴力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女性被殖民化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我们也有反击的力量。正如你提到的，卡西族有很多所谓的女神，其实都是女性形象，我将其理解为女性的集体形象，女性的集体精神。而印度有一位迦梨女神，非常可怕。

海德：是啊。

李雯：就连英国殖民者也非常害怕她。

海德：迦梨女神的历史非常悠久，大约有 1000 年之久。迦梨女神的原型是土著卡西人，她们称她为 **Ka Blei**，即**母亲、自然女**。她们是母权社会。后来，你知道的，印度有着悠久的父权制历史，但这位基本女神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所有父权制神灵都无法废除她。所以他们不得不继续接纳她。

李雯：原来如此。

海德：当母权女神被父系宗教采用时，她们就会被扭曲。因此，他们把卡莉扭曲成了一个强大的女神，她对敌人十分凶猛。她用大量的鲜血粉碎了所有的敌人。她被尊崇为人民的捍卫者，而不是因为她是血腥女神，因为她是人民的捍卫者！



现在，我认为这也是卡西族母权社会的古老观念，数百年来，她们不得不抵御父系社会的入侵者。因此，她们创造了一个可怕的女神形象来恐吓外来者。

李雯：特别为英国人而制作。

海德：尤其是英国人。因此，母权社会有特殊的自卫思想。她们甚至还有别的发明，今天已经没有了——她们发明了猎头，以此对抗父权制的敌人，也不光是英国人，以前还有很多不同的父权部落敌人，她们会砍下敌人的头。但后来，她们因此落了个名声：她们是凶猛的猎头者。没有人敢试图登上这里的城堡，因为这意味着（要去）追踪凶悍的部落。这是一种自卫方式，但在部落内部，她们是母权部落。因此，这些都是男人的发明，他们试图保卫自己的社会，抵御父权制时代长达世纪之久的入侵者。

李雯：这样啊，我明白了。

海德：但她们彼此之间并不残忍，她们甚至编造故事来恐吓入侵者和敌人。她们发明了这些嗜血的神，而她以前从来不嗜血。但今天，在印度的父权思想中，迦梨被尊崇为抵御敌人的卫士，尤其是对英国人。但她仍然是一位伟大的女神，或者说她是一位独立的女神。她不是由男神创造的，不是男神的妻子，她总是激烈地捍卫她的人民。她的子民原本是母权族群。这一点很有意思。

李雯：是啊，看到这些母权文化是如何创新，又有多少真相被埋没，真是令人感叹。

海德：是的，例如，白人殖民者，比如英国人，就利用这些残酷的神话故事作为（殖民）借口，说他们需要给这些“残酷的野人”带来文明。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力游戏而歪曲这些故事。传教士们把这些人描述成嗜血、残忍、野性和凶猛的女神，以证明（白人）有权对她们进行基督教化和传教，因为必须把“文明”和“真正的信仰”带给她们。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卡西人身上，而且发生在全世界，殖民者和传教士在全世界都这样做。

李雯：是的。

母权社会在精神和文化方面是否还有其他我们需要了解的方面？

海德：我想简短地总结一下。你看，社会的所有其他领域，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都注入了精神原则。这些原则来自大自然。例如，一个氏族的福祉是建立在母性价值观的基础上的，她们不仅从单个母亲那里，还从大自然母亲那里汲取营养。她充满关爱。

而共识政治的理念，或者说，每个人都应该按需分配的理念，也是从大自然中汲取的。这是一个精神原则。比如说，鱼与熊的需求不同，人与昆虫的需求不同。但是，地球关爱所有人，大自然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在那里。这就是她们对社会领域的想法，让每个人，无论她们有多么不同，都能因其多样性而受到关爱和尊重。



她们的想法是，多样性是一个部族、一个世界的丰富性。在政治领域，共识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如果你能尊重每个人的差异，那么你就能很好地遵循这一共识，因为你在倾听他人的意见，而不是总认为自己是最好的、自己是标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因此，当你形成共识时，你会有一种不同的态度。倾听每个人的意见也是一种关爱的态度，一种创造性的态度。

在经济学中也是一样，分享和礼物经济也是取自大自然。大自然没有货币经济。它是一种关爱和礼物经济。

李雯：这是公平的，也是不变的、

海德：是的。

李雯：或者说可靠、慷慨的。

海德：慷慨！慷慨！所以你看到了她们从大自然中看到的東西。她们根据从大自然中学到的东西，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和社会原则。所以这不是什么她们独有的道德戒律，不是的，道德戒律总是没用的。但你看，大自然就是这样做的。而作为人类的我们也融入了大自然，所以我们会像大自然那样去做。所以，如果你这样做，这个原则就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 母权社会存在黑暗人格吗？

李雯：我确实还有一个难题要请教你。

海德：请问吧，我喜欢有难度的问题。

李雯：这个难题让我非常忧虑，那就是人类天生具有神经多样性。我们确实有一定比例的人天生具有某种我们称之为“黑暗人格”的天性。

海德：什么样的人格？

李雯：例如，反社会人格，自恋人格。这些人在历史上的父权制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是嗜血的将军或统治者，他们是贪得无厌的权力和财富的掠夺者。我相信在母权社会中也有这样的人。有什么惩罚方式？用什么样的制度来约束这样的人？例如，强奸、任何形式的暴力。你对此研究过吗？

海德：是的，当然。我必须做这件事。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每个人都在问，我也在问。你看，我们得小心一点，你提到的一些特征，嗜血、贪婪、暴力，都是父权制的结果。

李雯：其中一些也许是……



海德：.....教育、价值体系和压力等等。在母权社会里，你可没那么容易发现这些特质。没那么容易。

例如，如果整个社会鄙视暴力，鄙视嫉妒，那么人类的这些潜在特质就无法发展。我们自身有很多可能性，但哪些可能性得到发展，哪些受到压制，这取决于社会制度。

因此，当然，也许这样的人的确存在，但你不会在母权社会中发现贪婪或暴力的人。教育不同。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态度也不同。

但当然，有些人也许脾气火爆，很容易就会动手。但这不是故意的暴力，也许只是一种短暂的爆发。假设出现了这种突发的情况，她们会怎么处理？对，这就是你的问题，她们是如何解决冲突的？

在母权社会中，她们并不是天使。即使她们的社会规则设置更好，但她们是人类，不是天使。所以，也许有些人脾气暴躁，或者有些人很容易生气，或者他很容易生气，等等。

首先，任何一个有这种不逊态度的人，都不会被置之不理。在宗族中，其他人总是会提供帮助。在宗族中，当兄弟俩发生争执或争吵，甚至非常生气时，姐妹们、母亲们，所有（在场的）人都会立即设法帮忙，将两人分开。

我看到过这样的场景，首先就是把他们分开然后，让他们冷静下来，开始交谈。他们可以充分谈，每个人想聊多久就聊多久。是什么让他生气？等等等等。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这样每个人都能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社区关心的是如何共同解决问题。而这（跟父权社会）是完全不同的。

李雯：听起来像是集体治疗。

海德：是的，是的，就像那样，就像那样。我们可以这么叫。

在我们的社会中，大多数患病的人都被冷落，然后被鄙视。他们的情况会变得更糟，他们会被关进监狱、牢房。出来后情况更糟，而且还继续恶化。他们被抛弃，无法融入社会群体。

而在（母权）村落中，家族之间的纠纷会得到更多重视。两个家族在争吵，其他家族会来帮忙，全村人都来帮助她们。

这一直是一种恢复平衡的方法。平衡不是给定的，平衡不是既定的、稳定的。你必须重新获取平衡。她们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她们有非常有意思的方式来解决冲突。

当群体疗法或村落疗法无法解决争端时，她们就会尝试通过仪式来解决。她们会举行一个仪式，每个部族的一些代表都会参与这个仪式。仪式上说，看，女神或神灵已经做出了决定，所以争吵现在已经解决了。通过仪式，这已经不仅是人类的事情，因为在仪式中，她们会召唤地、火、水等等的自然力量，因此，当仪式举行时，这就像是一种回应，不是神的回应，也不是力量的回



应，怎么说呢，这就像是我们周围的力量们的回应，然后她们就会接受结果。即使是失败的部族也会接受结果，会将其视为大地之母或天空之母或其他什么给定的答案。

李雯： 嗯，这真的需要一点信心（才能相信）……但你所做的这些研究让我相信了这种可能。但对于那些在父权制社会中长大、没有见过任何其他选择的人来说，她们很难相信这样的仪式或这样的对话，会真的有用。

海德： 是的。

◆ 母权社会没有监狱，但有自己的规范机制

李雯： 那么犯罪呢？在母权社会中，是否从未发生过犯罪，比如真正严重的犯罪？

海德： 你认为什么是犯罪？

李雯： 比如杀人。

海德： 我们还是需要谨慎提出这类问题，因为父权制社会中的犯罪——关于贫穷、金钱和性的犯罪，在母权社会里是闻所未闻的。因为她们没有贫富差距，也没有性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非常严重。所以，她们没有这种犯罪。

李雯： 这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

海德： 是的，但当然，也许有时候因为不小心，也会发生命案。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她们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易洛魁社会是母权社会，由五个强大的部落组成一个联盟。她们的宪法不是用我们的语言写成的，而是用她们的方式写的。她们的宪法中讨论了此类案例。一旦有命案（当然不是故意谋杀，在那里没有人故意谋杀），那就必须就此进行赔偿。杀人者的部族必须赔偿被杀者的部族。

有意思的是，女人的性命所获赔偿要比男人的贵一倍，甚至是男人的三倍，因为她能生育，而孩子是社会的未来。这种设置并不是让男人低人一等，而是尊重女人作为母亲对世界的贡献。因此，她更加珍贵。她们对杀人者氏族给受害者氏族的赔偿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而赔偿总是以氏族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没有人被关进监狱，因为她们没有监狱。她们没有监狱。

李雯： 没有监狱。没有监狱的社会。

海德： 是的，她们通过传统和习俗，以非书面形式，或者像易洛魁人的宪法那样以书面形式，在她们的社区中进行管理。因此，这样的事故可能会发生，而她们有明确的补偿办法。不过，我还想举一个同样有文字记载的例子。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例子。它发生在北美洲的霍皮（Hopi）社会，而普埃布洛人(Pueblo)一直是母权社会。尤其是霍皮人，她们很难在传统方式和美国方式之间做出抉择。美国人想在她们的社会里建学校、通电等等。你看，这是外部对她们社会的压力。

而村庄始终是独立的，村庄共和国。其中一个村庄决定不采用美国生活方式，要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但她们的代表——不是酋长——是部落的代表，被美国人引诱后接受了要求，做出了他无权做出的决定。因此，**他违反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定。他只是一个代表，而不是决策者。**那么，她们对此做了什么？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案例。她们做了什么来惩罚他？

你看，她们没有惩罚机构。她们没有监狱，什么都没有。她们没有警察。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她们做了什么？**她们再也不跟他说话了。**

李雯：这也太强了！

海德：是啊，我们都很震惊。哦，这是很严厉的惩罚！但这不是惩罚。这是因为他违反了一条沟通原则，一条非常严格的原则，所以社区停止了与他的沟通。

李雯：太有创意了.....

海德：是啊，一直都是他可以以各种方式在他的部族里生活下去，但没有人和他说话。当然，我们觉得这很严重。

李雯：就是这样。

海德：但他的过失也非常严重。

李雯：当然。

海德：它是平衡的。

李雯：是的。

海德：他的所作所为，被他的社区反弹到自己身上。

李雯：是的，他背叛了他的部落。

海德：他甚至没有被赶出村子。他可以一如既往地自己的家族中生活下去。但是，没有人可以继续（跟他说话）....。当然，在易洛魁社会和其他所有社会中，如果一个对外的代表违反了规则，他当然会立即被赶下台。而在这个小社区里，她们不能赶走他，但她们停止了与他的交流，因为他没有尊重与社区的沟通。

李雯：这太有启发性了。

海德：她们就是这样做的。当发生违法行为时，她们会尽量以一种平衡的方式来处理。因此，她们不需要任何监狱和惩罚机构，甚至不需要法律。因为社区可以团结在一起，共同决定该怎么做。

李雯：我明白了

海德：是的，这是我在研究中发现的最严重的案例。

李雯：理解。

海德：这件事的可悲之处在哪里呢？它起源于外部因素。这个人被美国生活方式的承诺所诱惑。他太软弱了，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外部压力，他本来是不会出事的。

李雯：是的，当然。

下集：父权制是人类历史一场短暂的意外事故

目录

- ◆ 海德的母权制思想启蒙阶段
- ◆ 投身七十年代女权运动
- ◆ 其他母权研究者的贡献
- ◆ 新石器时代的母权历史阶段
- ◆ 海德的研究方法
- ◆ 母权城市是自给自足的平等城市
- ◆ 为什么母权时代不是所谓的“史前”时代
- ◆ 旧石器时代也是女性居于社会中心
- ◆ 父权制的起源
- ◆ 父权制也是一种发明
- ◆ 父权制的第一批奴隶是女人
- ◆ 中国父权制的成因还是个谜
- ◆ 黑暗人格不是父权制形成的根本原因
- ◆ 抛弃男权学界，建立 HAGIA 母权研究院
- ◆ 构建未来母权社会的第一步是什么



◆ 海德的母权制思想启蒙阶段

李雯

我们接下来谈谈历史吧，因为我们当今世界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母权制曾经是全世界人类社会的常态和普遍现象。今天也很难就此说服各路学者们，即使是在考古学界。

海德

我已经放弃跟学者们合作了。是啊，他们还是那老一套。

李雯

是的，他们非常坚决地拒绝接受（母权制曾普遍存在于世）这个理念。所以，让我从一个非常局外人的问题开始吧：**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们怎么能知道母权社会曾经盛行于世界？**

海德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看，当我开始研究活生生的母权社会时，我深入研究了人类学，然后我亲自访问了摩梭人，遇到了很多来自此类社会的女性和男性。当我们组织世界大会时，我们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因此，我们的对话基础是学术科学。

谈论历史也是如此。**当我深入研究历史时，我必须看看我的科学依据是什么。我不想肆意猜想，随意猜想是不对的。**

好吧，既然基础是考古学，我就必须深入考古学。当然，**我不能直接采用他们（考古学家）的全部说法。对待人类学也一样，我必须批判性地看待他们的成果。**他们在挖掘和分析方面做得很好，但问题是，考古学是一门诠释的科学。

是的，他们的确发掘了很精彩的东西，但他们是从惯常的思维模式来诠释这些东西的，也就是用学术界的父权思想来诠释。**他们不了解社会形态巨大的多样性，所以大多数时候是下意识地在这么做。但很明显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以父权制的方式诠释他们发掘出来的东西，即使这些东西传达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语言。**

根据我对母权社会的深刻理解，我可以谈论这些（母权）原则，并以一种新的方式、新的视角来看待它们（考古发掘）的成果，看到它们说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

李雯

作为一名哲学家，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历史中有些东西与父权制叙事不一致的呢？

海德

甚至在大学时代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对父权制哲学持批判态度。我最开始学的不是哲学史，而是现代哲学，让我有了知识工具。是分析哲学和形式哲学，让我有了能深入研究每一门科学的知识工具。我学习的科学哲学，给了我审视理论建设、论证以及如何得出结论的方法。有时你会看到截然不同的东西。你会看到他们.....是的，他们都是聪明人，都是优秀的学者，但你会看到在某些地方看到，他们的论证是如何被父权观念扭曲的。



李雯

你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大学生？

海德

70 年代。

李雯

20 世纪 70 年代，恰好是女权运动的时期，是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给你带来“我们女性需要重新理解历史”的视角？

海德

就是这样。而我开始得更早。我从 60 年代开始自己做研究，偶然发现了巴霍芬和亨利·路易斯·摩根。他们对易洛魁人的传统社会做了清晰的描述。这改变了我的想法。突然之间，就像打开了一个开关，我再也无法摆脱这个话题了。但我当时只有自己一个人，我想，天哪，我现在是孤零零的了。我脑子里的世界观跟每个人都完全不同了。也许我疯了。

李雯

当时就你自己（看到了这个世界），你是唯一一个……

海德

当时，在那个时候，我通过这些读物找到了它。这些书在大学图书馆里，但没人注意它们。但是…

李雯

为什么你会读到它们？

海德

我一直在寻找，当我在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希腊神话》（The Greek Mythology）、亨利·路易斯·摩根（Henry Lewis Morgan）的《易洛魁社会》（Iroquoian Society）和瑞士学者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的《文化史》（History of cultures）中找到第一个线索时，当我找到这本书时，这个题目抓住了我。然后我走进大学的每个图书馆（阅读）民族学（书籍），探索这个话题。

我找到了一些零碎的出版物，找到了一些零零碎碎的知识。除了学习哲学和投身于哲学研究之外，我还对母权制进行了非正式研究。这是在德国 70 年代开始的第二波女权运动之前。当然，它一开始，我就是它的创始人之一，我就参与其中了。



李雯

所以罗伯特·格雷夫斯对你的影响比女权运动更早。

海德

是的，我是在那之前读到他的，在那之前。他清楚地表述，在希腊和地中海东部的神话中，存在着一种非常古老的基质。他公开称之为母权制，公开这么说了。

李雯

我去过他在马略卡岛的家，我还见过他的儿子。有趣的是，我们知道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名字，他的诗歌，他的书.....但“母权制”这个词却没有提及。

海德

就在他那本《希腊神话》里，在那里提到了。

李雯

是的，但在他的博物馆里，根本没提到这个词。

海德

你瞧瞧他们在做什么吧。他们总是遮遮掩掩，掩盖这个话题，挺像发癫的，是不是？

李雯

我们和他儿子待了一个小时，他儿子对此只字不提。

海德

罗伯特·格雷夫斯一开始就深深影响了美国的女神运动，影响非常深远。

李雯

原来如此。

海德

因为他说，在希腊奥林匹克神话之前，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女神和女神崇拜领域，他就公开地这么说，他称之为“母权制”。在那本书里，我第一次偶然发现了这个话题。然后，它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

李雯

我了解了。



◆ 投身七十年代女权运动

海德

当我在西德联合创立《妇女研究》时，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学者，我和我的同龄人共同创立了《妇女研究》。那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谈论母权制，第一次。在此之前，我完全是孤军奋战，我曾以为是我疯了，而这个世界没啥问题。

李雯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公开谈及此事的情景吗？

海德

记得。当时我们在慕尼黑、法兰克福、汉堡等地的大学里发起了反抗，我们静坐示威。这些活动正是女性在学院里的妇女研究领域进行反抗的开端，也是.....

李雯

那是哪一年？

海德

哦，那是七十年代的事了。

李雯

哦

海德

应该是七十年代中期。总之，当时社会学家和女社会学家、女心理学家都在那里，我们改变了所有这些父权制的教育方式。当我向她们讲述母权制时，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总是挤满了热情的学生，全都是女性。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每到一处，我都会被邀请到不同的大学去演讲，每次都是座无虚席。教授们虽然不喜欢，但学生们邀请我，他们躲不开。那是一段激情澎湃的时光。从草根阶层、从年轻人那里发起了那么多的活动，真是太棒了。

李雯

所以这种情况不仅在德国，还遍布欧洲。

海德

无处不在！遍布整个欧洲。在美国它始于 60 年代，而到欧洲是 70 年代。无处不在。

◆ 其他母权研究者的贡献



李雯

所以你是在那时候开始创立母权制（研究），使其成为一门知识的？

海德

是的，是的。这是一个……一个荣誉。但我认为称母权制研究为“一门知识”，过于轻描淡写了。我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思维和研究）范式。

李雯

是的，我肯定同意……

海德

它远超“一门知识”。因为如果你认真对待它的话，它可以影响每一个科学分支，改变其中的父权视角，它无处不在起作用。

你会对社会和历史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这就是一种新的范式。

李雯

所以，在你确认母权制是一个新宇宙和一个有力的工具之前，谁的著作影响了你？除了巴霍芬，还有……

海德

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在神话学方面的研究，给了我母权制的文化领域的知识，这些女神的教义是意义重大的。

还有**亨利-路易斯-摩根**，因为他在《**易洛魁联盟**》这本书中，以介绍了伊洛魁人的传统母权制形态，后来这个传统形态被毁掉了。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因为你在书中看到了很多精彩的呈现。但他是从一个原住民那里听到这些讲解的，不是他自己的发现，他只是记录了（这些讲解）。（讲述者）是接待他的一个原住民酋长——作为酋长他地位重要——是他给他介绍了这些知识。这是我在人类学领域受到的启蒙。

巴霍芬在文化史上对我的启蒙也发挥了作用，因为他也表明，在父权制社会之前，存在着另一种社会，而且他尽可能地描述了这个社会。但他的理论并不那么精彩，他还认为后来的父权制是一个更好的发明。

李雯

哦，真要命。

海德

是啊，他是那个时代的人。



李雯

是，当然。

海德

那是 19 世纪，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人。另外，亨利-路易斯-摩根后来弱化了他此前的发现，后来他有一个关于人类发展的特别理论，说父权制的一夫一妻制到底还是最好的。这些都是 19 世纪这个历史阶段里学者们的理论。

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给出了这些资料，我也用了这些资料。再后来，我一直都会遇到同样的情况：有很多很好的人类学、考古学研究，里面有很好的资料，但你可以不看这里面的那些解释和理论，因为它们来自父权制思维。我很快就学会了用我的分析工具，将素材与假设、解释和理论分开。就这样，我得到了很多（有用的）素材。

李雯

我理解。那你如何看待玛丽亚·金布塔斯？

海德

她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学者。她的研究为欧洲打开了一扇大门，展示了在欧洲，尤其是东南欧，有一个漫长的母权社会时期。她没有称之为母权社会。她称之为母亲中心的社会，但意思是一样的。

李雯

是的，不过她也受到了很多批评。

海德

当然，当然，因为这是一场考古学的革命。她作为专业考古学家，向我们展示了在东南欧曾有一个丰富的、更古老的文化，后来被来自西亚的入侵者所摧毁，留下了大片废墟。她用考古学研究展示了这段历史。当然，她受到了诽谤。她受到了批评。他们不想讨论这个话题。这类讨论在父权制下很危险。

李雯

是啊，每一代想说真话的女性都会落到同样境地。

海德

太危险了。还有其他学者，德国有玛丽·库尼希。她是一位在法国的德裔学者，她展示了旧石器时代.....她在法国的一些洞穴里进行了研究。

李雯



洞穴壁画？（注：史前人类在洞穴岩壁上创作的绘画作品，通常描绘动物、人物或符号，反映当时的生活与精神信仰，目前在法国发现的几处洞穴壁画创作于1万7000年至3万2000年前）

海德

是的，还有抽象符号。她破译了旧石器时代人们的抽象符号。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但被忽视了。一切都被忽视了，因为这些都与父权制的世界观背道而驰。

李雯

于是，你进入了这个宇宙。在那个时候，当你研究被曲解的历史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海德

是的，是的，你看，一开始，我看到这些学者，尤其是巴霍芬和罗伯特·格雷夫斯，他们证明了一个更早的文明时期。然后很快我就意识到，这个“早期”一定无处不在，遍布各大洲。但这只是一种假设，你必须在做学术研究时证明这一点。我的下一本书《母权社会史与父权制的兴起》就开启了这项工作。

我知道，我不可能在一本书中解释整个世界。所以从西亚和欧洲开始，介绍她们有过一个漫长的母权制时期，并解释父权制是如何产生的。因为你无法用单一因素来解释所有国家、所有大陆和所有时代父权制的起源。你必须仔细观察这些地区的母权制时代是如何被独特的父权制模式所推翻的。在不同的大陆和地区，各有差异。所以这是一项庞大的学术工作。

我的下一本书会继续这个工作，我会继续证明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证明这一点。是的，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美妙的假设，这样那样，但我们必须通过考古材料来证明它。我要写的下一本书，是关于非洲、东亚和印度的，要涵盖整个古老的世界。我要展示古老而漫长的母权制时期，它如何、被哪些因素、运动和原因所改变并颠覆。非洲有自己的独特过程，中国有自己的独特过程，印度也是一样。你必须充分展示这个过程，否则就是在瞎猜。

李雯

是啊。

海德

至于我的最后一本书.....这是一个三部曲，我要写的历史书是一个三部曲，最后（一本）将献给南美和北美。这也是一次世界游览，目的是展示母权社会的历史，以及父权制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了各地的母权社会。例如，在北美洲，我们很清楚它是如何被改变的：白人殖民者的入侵。在此之前，大多数部落都是母权社会。

李雯

是的。



海德

但这是后话。在非洲，历史是不一样的，中国也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我们必须展示这一点。这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工作，我希望我还有时间完成它。

你看，我先用德语来写。我的德国出版商正在等待下两本书的出版，并等待将其翻译成英文，然后与我在美国的出版公司彼得·朗（Peter Lang）一起在美国出版。这是一个漫长而昂贵的过程，但我会去做。我一定要在彼得·朗这家大出版社出版英文版。

李雯

是啊。彼得·朗声誉很高。

海德

声誉很高，也很贵。我很高兴他们愿意接受出版母权制这个话题，所以我会继续。是啊，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如今……

李雯

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海德

就是为了普及历史，揭示各地人民生活的漫长的非父权制时期，以及它是如何被改变的。

◆ 新石器时代的母权历史阶段

李雯

所以，在进入这个知识领域后，你逐渐形成了这个理念。那么，现在如果面对那些想了解这段历史的年轻女性，你会哪个时期定义为人类历史的母权阶段，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海德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可以回答。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都是典型的母权社会时期，氏族和农业都很发达。

在旧石器时代呢……**旧石器时代不是父权制，绝对不是。**在旧石器时代，你可以观察到，就我们目前力所能及已经发现的（找到旧石器时代社会的痕迹很难），由妇女和儿童组成的基本群体，处于社会的中心。但这些群体很小，群体中的个体在相遇后，又会产生变动。他们不是紧密的团体，而是开放流动的，因此这些群体本身并不稳定。这样的话，母亲当然可以认出自己的孩子，但一旦他们长大成人，改变了群体，其他人也加入进来，你就无法在几代人中发展出母亲的血缘谱系。群体太小，也太开放了。

我认同一位法国学者的说法，他声称在旧石器时代，我们根本没有基于血缘谱系的社会，而且他以充分的理由展示了这一点。他说，**当时的社会是基于不同年龄群体区分的阶级，就像现在的狩猎者和采集者（社会）的一些例子一样。**



年龄阶级指的是年轻人的阶级、成年人的阶级或作为一个群体的阶级。但我们应该说"群体", 因为"阶级"是一个错误的术语。年轻人的群体、成年人的群体、老人的群体和儿童的群体, 他们按照这些年龄段组织起来, 而不是按照血缘谱系。

所以, 血缘谱系, 这是我得到的一个迷人的想法, 血缘谱系是一种发明, 一种母亲的发明。最早的血缘谱系是由女性发明的。当时, 她们可以从事农业生产, 并以更大的氏族而不是小团体的形式生活在一起, 因此她们很容易认出: 哦, 我的孩子, 我孩子的孩子, 我孩子的孩子。然后, 母系家谱开始出现。这是一项发明, 而且真的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 因为她们第一次以这种方式, 根据血缘谱系而不是根据年龄群体来组织社会。

李雯

我们知道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吗?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海德

我认为这始于新石器时代的新经济。

李雯

迄今大概有多少年? 是多久以前的事, 你知道吗?

海德

新石器时代在不同大陆开始于不同时期。

李雯

对。

海德

根据考古学证据, 西亚是人类定居生活和农业最古老的地区, 是在 1 万年前, 1 万年前, 这是最古老的。然后在欧洲要晚一点, 因为它传播开来需要时间。

李雯

啊哈!

海德

我认为在东亚, 母权社会也很早就开始了。但我得查查具体时间。

李雯

好的, 那我们有至少.....最长的已经有一万年了。



海德

1 万年到 1.3 万年。这不是.....这种年代测定对于考古学来说是很困难的，所以不是那么.....（这是个）问题，是否有 1 万年，或多或少.....大约在 10000 年之前吧。

◆ 母权时代，是女性在主导人类的经济

李雯

嗯，然后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结束？

海德

然后父权制.....是的，第一个父权制模式大约始于公元前 4000 年。但这些都是最早的小群体。我现在只谈西亚和欧洲，因为其他地区我还需要研究，父权制覆盖西亚和欧洲，只是在铁器时代，而且是相当晚的阶段，大约是公元前 2000 年。

即使在青铜时代，也并非到处都是父权制，只是在欧洲的某些地区。而其他地区则延续着母权模式。因此，**青铜时代是母权父权混合存在的。**

但到了铁器时代，随着罗马帝国和其他帝国的发展，他们覆盖、吞并了所有其他国家，并用父权制模式覆盖它们。此后，我认为就完全是父权制了。

因此，在大约 6000 年或 8000 年的时间里，母权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即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一部分。在此之前，旧石器时代已有 10 万年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至少有母亲在中心，她们把群体团结在一起，给群体提供食物。

现在，女学者们发现，在旧石器时代，不是男性猎人滋养了群体。是女人，是女人，是（女性）采集者，滋养了这个群体。

李雯

是的。

海德

有时猎人会带来野味。但这只是偶尔的情况。

李雯

近些年，考古学家利用基因技术发现，许多猎人其实也是女性。

海德

是的，肯定是的。女性考古学家也主张，在旧石器时代，（女性）角色发生了变化。女性也可以狩猎，但不是大型猎物，因为这需要群体组织，但她们狩猎的是小型猎物。她们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于男性。

李雯



是的，完全不依赖于男人。而且我认为，在那些团体中，在那个时代，团体规模很小，每个人手都很重要。

海德

是的，每个人什么都做。是的，例如，不去打猎的年轻男孩或老人也在或也在采集。

李雯

是的，年轻力壮的女人也会和男人一起去打猎。

海德

是的，当然。她们完全不被耽误……孩子不会耽误她们，她们把孩子背在背上，然后继续前进。一点儿问题没有。

李雯

而且在生孩子之前，她们就已经足够强壮，可以捕猎了。

海德

是的，有了孩子也一样，她们很强壮。

李雯

是的，带着孩子一起……

海德

觉得妇女怀孕或生孩子之后，就会耽误做任何事情，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事实并非如此。

李雯

这不是资产阶级，是父权制。是父权思想。

海德

但是我觉得是被资产阶级塑造的思想。

◆ 海德的研究方法

李雯

但这整个过程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我想把你的个人经历和历史交织在一起。在你的发现过程里，你作为一个学者，逐渐解开的主要谜团有哪些？刚开始，你在工作室里面面对所有这些对历史的父权诠释……



海德

你看，从一开始，我就是个热衷于文化的历史学家。做这个研究在欧洲很容易，因为欧洲有很多考古学的成果，非常发达。对于神话（我从神话入手），我深深地卷入了文化史，并想了解母权制。然后我注意到，**仅靠文化史并不能让我清楚地了解母权制。我们只有遗迹、残留碎片、一些神话、一些隐藏的其他东西。**我想，哦，如果我想避免空想，那么我就必须找到一个好的基础。于是，我想到了民族学和人类学。

李雯

哦。

海德

因为我必须这样做，即使当时这些知识离我并不那么近。但我想，**我必须研究活生生的例子，才能全面了解这些社会的含义。**我无法从史书中看到她们是如何进行政治活动的，她们是如何进行交流的，她们是如何建立自己的地区等等。我们在史书中只看到了墓地、废墟和一些神话传说。

李雯

还有符号……

海德

……符号、碎片，零零散散。于是我有一种感觉……我必须先通过活生生的例子来了解这个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了解人们是如何思考、如何行动的，了解他们是如何开展政治活动的，了解他们是如何建立社交网络的，等等。这让我开始接触人类学。

然后，我研究了成堆的人类学文献。虽然很沮丧，但我还是找到了素材！这就是重点，我找到了资料。因此，这本《**母权社会——全球原住民文化史**》是一个开端，因为我需要非常清晰、深刻地理解这些社会的含义。否则，我无法在历史中找到答案。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挑战，一个方法论上的挑战。我必须明确我的方法论。因此，**我对活生生的例子深入研究了 20 年，现在我觉得自己有能力更深入地研究考古学和历史，研究他们发现了什么，他们发现了哪些碎片，并以错误的方式像拼图一样凑在一起。现在我脑子里有了一个背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什么是“拼图”，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把拼图拼起来。这是一点。**

李雯

你当时是在哪里做研究的？也去了所有这些考古遗址吗？

海德

哦，没有。

李雯



是通过阅读文献？

海德

通过文献资料。

李雯

你阅读了文献资料，这里面的细节就足够你去调查了。

海德

是的，他们有精彩的出版物和所有会议的记录等等。很精彩，真不少。我不会阅读他们的挖掘报告，这太过细致了。但是，当他们把自己的成果带到会议上，把所有成果汇集在一起，会议后出版论文集，我就了解到了所有这些成果。我不必自己到那里去。

李雯

当然。

海德

不然太耗费时间了。

李雯

的确如此。

海德

也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在学术生涯中，你可以基于在图书馆找到的东西、在出版的东西中找到的东西等等（来做研究）。这种情况很多。我有一位特别的朋友，她是瑞士一家图书馆的负责人。她把我从各处找到的所有相关书籍都带给了我。她在图书馆帮我做这些，而我告诉她我了解什么。

李雯

在这本母权社会的书中，你提到神话曾经、或现在实际上是了解历史的工具，而不仅仅是人们的幻想。这是你什么时候意识到的事？

海德

你得用对的方法来阅读神话。是的，我是从罗伯特·格雷夫斯那里学到的。他区分了虚构的神话和真实的神话。真正的神话有其特殊的文化基础，他向我们展示了如何理解神话，如何分析神话，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李雯

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海德

可以的。比如说，当你在希腊神话中读到，大父神宙斯有那么多妻子，还有王子、公主和女神，他爱她们每一个。他说，这个神话的背后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这背后的事件是什么呢？

他清楚地表明，所有这些女神或女王，都是异教的女王，来自希腊特定地区的某些异教。当他暴力强制她们与自己结婚时，他强奸了她们所有人。那个时候，是早期的父权入侵者征服了这些异教，强奸了这些女神的女祭司，并将他们自己的父神置于其上。

所以格雷夫斯从历史的角度描述、分析了这些神话。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以这种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解读神话。

李雯

真的。

海德

不然你就会疑惑，他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但他把神话和考古学知识结合在一起，把神话和考古发现结合起来，他能够证明神话是一种语言，它以画面描述了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这非常好。

李雯

他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吗？

海德

他是其中一位。巴霍芬是最早的。

李雯

始于巴霍芬。

海德

是的。巴霍芬描述了一个神话，比如说，雅典娜女神，她被称为宙斯的女儿，她保护着所有摧毁其他文化的英雄。他说，这是一个父权制的设定，这个雅典娜只是一个象征。她（的形象）被篡改改为……她原来是一个更古老的女神，却被利用来推广父权制的原则。他是第一个证明这（神话）背后是文化历史演变的人。他是第一个，而罗伯特-格雷夫斯从巴赫芬那里学到了用历史的方式解读神话。

李雯



是这样啊。

海德

你还可以从神话中找到很多东西。

李雯

是啊，然后你可以通过考古发现来证明这一点、

海德

是的，如果把它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你就会看到现实和神话描述的画面。
当然，宙斯对于父系民族来说是个了不起的神，但母权民族对他却有不同的看法。

李雯

我不确定父权制臣民是否喜欢他.....（笑）

海德

是啊，但是在罗伯特·格雷夫斯的时代，考古学发展得如此之快，让他可以把神话和考古学结合起来，这就很有启发性。

◆ 母权城市是自给自足的平等城市

李雯

是的，是的。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母权时代，有各种不同的母权社会。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母权氏族部落或遗留的氏族，大多在农村经济或农村地区，规模很小，但在远古时代，我们有城市化的母权文明.....

海德

比如城市？

李雯

是的，就像克里特文明。

海德

啊，（母权文明）从一开始就有城市。

李雯

是啊。



海德

例如，当母权文明在西亚开始，是在 1 万年前或 1.3 万年前。它很早就以城市形态开始了。我的书中有一些城市的名字，它们的居民超过了一万人。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李雯

超过一万人，这么大！

海德

非常非常早，在那个时代，它可谓是巨大的。它们甚至比克里特岛的城市还要大，甚至比罗马初建时的城市还要大。

这些城市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农村城市。每个城市都依靠周围的农业区为生，城市的发展不能超过周围的农业区。这一点很有意思，它们不是剥削外省的首都，它们周围都有自己的农业区。因此，它们也是独立的。它们就像村庄一样，不断发展壮大，它们周边的田地面积也越来越大，因为仍有空余土地。因此，它们可以发展到城市的规模，同时养活自己。

这是一种典型的母权模式。在现代母权社会中也是如此，现代母权社会也有城市，例如卡西族人居住的 Shillong 就是一座城市。但通常情况下，它们不会剥削其他农村地区，也不会剥削人。每个村庄和城市都要照顾自己，养活自己。这就是我所说的农业城市。我是从活生生的例子中学到的。

我能认识到这些，是从活生生的母权社会中了解到的。墨西哥的胡希坦就是一个例子。那

是一个大约有 1 万人的城市，他们只靠周围的农业和捕鱼为生，所以模式是一样的。这对我很有帮助。当考古学家不知道如何解释（某些考古发现）时，我就会想什么是母权模式，我从生活中的例子中知道了这一点，然后我就能理解她们曾是怎么做的。

李雯

这个胡希坦在哪里？

海德

胡希坦，它位于墨西哥西部，在特万特佩克湾，靠近特万特佩克这条狭长地带。它位于墨西哥西海岸的太平洋沿岸。

李雯

明白了。

海德

这是一座城市。因此，她们从一开始就拥有城市。当然，城市里的手工艺品和文化等更加丰富多彩。但每个城市都必须养活自己。



李雯

在这一文明阶段，我们实际上不仅发展了农业，还发展了建筑业、城市规划、甚至像卫生基础设施，如厕所、公共厕所、私人厕所这些……

海德

灌溉系统，还有…

李雯

污水处理系统

海德

污水处理系统，城市里到处都有。

李雯

还有医学。

海德

医学，真正的早期医学，是的。

当你有一个村庄时，你必须组织城市和定居生活，你必须管理田地和农业。随着定居生活的出现，这是一种新的组织。当然，城市在更大的维度上也是一样，这意味着更强的组织能力。

李雯

没错，城市管理……

海德

城市管理。但有意思的是，你又看到了平等原则。无论是小村庄还是大城市，每个村庄都像一个共和国，自己养活自己。没有人凌驾于其他人之上，剥削农村地区，没人这么做！所有人都在一个水平线上，无论大小，一律平等。

李雯

她们也有分工吗？

海德

当然，她们有很多分工，但分工并不导致等级分化。（分工导致等级制）这一点经常被广而告之，但其实是错误的说法。她们有分工，但每个劳动力都受到同等重视。没错，只有当你开始宣



称一种劳动比另一种劳动更好，一种劳动的报酬更高，另一种劳动的报酬更低或没有报酬时，你才会形成劳动等级制度。而她们没有这样做。所有的工作都是平等的。

克里特岛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他们愿意展示这一点。例如，在克里特岛，她们的陶瓷等手工艺非常发达。考古学家发现，这种陶瓷，这种美丽的陶瓷，显然是一种特殊的手工艺品，遍布整个城市，每家每户都能找到精美的陶瓷。这表明，他们分享陶瓷，而且陶瓷是为每个人准备的。

李雯

这是礼物。

海德

这是礼物，是的。当你在考古中发现了父权社会的文物，那么像珠宝、黄金和特殊陶瓷这样的特殊物品，就只会出现在酋长的家里，其他人都是穷人。通过考古发现，你可以看到等级制度。而在克里特，这一切都被均匀分配，每个人都有精美的陶瓷和珠宝。所以你看到了共享经济，是的。

李雯

而且，你或许也可以从相当平等分配的生活空间里看到这一点。

海德

是的，这也是平等的。

李雯

是的，并不像有些人住在宫殿里，有些人住在...

海德

没有宫殿，是的。它们的面积相等，房屋大小相同。这是卡塔尔惠雅克的典型特征——那是安纳托利亚著名的新石器时代城市。这也是米诺斯文明下克里特岛的典型特征。住宅大小均等，而货物，甚至是奢侈品，也分配均匀。

从这些发现里你可以得出结论，这里的人无法通过自己的特殊手艺来制造等级制度。它（技艺）是为所有人服务的，工作是平等分担的。有人从事农业，其他人则从事出色的手工艺品制作，但这些都同样受到重视。

李雯

殡葬仪式是怎样的呢？埋葬死者的仪式。因为我了解到，有一个历史阶段，当时也有部落首领，当她们被单独埋葬时，会有更多的物品或手工艺品，但她们的孩子不会受到比其他人更高的待遇。因此，这说明他们获得了尊重，因为他们是成功的领袖，或者有其他杰出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制造了一个高于她人的社会阶层。



海德

但是，只有在父权制时代开始时，才会有男人带着贵重物品单独下葬的情况。母权制时代没有这些。在母权制时代，你可以在大型巨石建筑中进行集体埋葬。你知道巨石（megalithic）吗？

李雯

啊，巨大的石头！

海德

巨石遍布欧洲、东亚，无处不在。这些带有巨石的特殊建筑，在学术上被称为巨石建筑。它们是整个氏族的墓葬，而不是个人或氏族的墓葬。考古学家发现，里面有很多骨头，这是集体墓葬。只有到了后来，某些特殊的个体的墓里开始出现大量陪葬物品，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等级制度，父权制时代的设置才开始了。

李雯

然后渐渐地，你还会看到与人合葬的人祭。是的。

海德

好吧，所以墓地对考古学家来说就像一本打开的书，可以让他们了解社会结构。这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你可以通过它证明很多东西。

在新石器时代，你找不到单人的墓穴，你找到的总是整个氏族的公共坟墓。巨石时代也是巨石阵等新石器时代建筑的时期。

◆ 为什么母权时代不是所谓的“史前”时代

李雯

是的，我想知道在那个时候，为什么很少有成文的历史？现在当我们谈论历史时，我们谈论的是父权制历史，然后就是所谓的“史前时期”。而“历史”的定义，就是写下来的书面文字，或刻在石头上。

海德

这是完全错误的解释。

李雯

是啊。

海德

比如“书写”，什么是书写，哪种写法？



李雯

没错。

海德

哪一种书写？包不包括象形文字？如果不包括象形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就被踢出局了。但没有人会说中国没有古老的文化，对吗？再比如埃及的象形文字，它们也是象形文字。因此，他们得定义他们所指的是哪种书写。

你很快就会明白，考古学家们所指的“书写”是哪种书写了：就是统治者写下他们打了多少胜仗，征服了多少国家，以及他们现在有多富有，这样得记录。因此，他们声称这些是最早的文字资料。这是错的。

李雯

这是错的。

海德

错得离谱！

我认为，玛丽亚·金布塔斯在这方面的发现非常有意思。她展示了这些文物上的象形文字，还有小雕像等等。她声称这是书写形式，它们非常有规律。她真的去研究了这些书写类型。她说，这一定是文字，因为它们太有规律了。这些文字出现在小雕像的身体上，小动物身上，墙壁上，到处都是。她把这些文字组合在一起，称之为“神圣文字”。因为这里的内容是神圣的内容，是神圣的文化，其内容指的是她们的信仰和文化。

当然，这一点也一定（会被否认）。因为在父权制的世界观中，历史始于父权制的统治者、父权制的文字和征服。所以，是的，就是如此狭隘的历史图景，狭隘之极！而其他的都叫做“史前史”。

我批评这种观念。我们有人类诞生之初的历史。当我们看到人类开始进行符号化的思维时（至少始于 1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符号化思维），我们就有了文化史。这都是文化。

还有玛丽·柯尼希，我之前提到过，她真的破译了旧石器时代人们在洞穴中的抽象符号。比如这样的三条线，或者正方形，或者三角形。她发现了一个（古代）洞穴，洞穴的墙壁上满是这些抽象符号。她说，这一定有某种含义，某种像文字一样的含义。当然，意义是复杂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声音，也不仅仅是一个字母。但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文字，它们从旧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因此，我在我的一本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论点：人类从一开始就有文字，就像她们从一开始就有文化一样。

李雯

所以这是她的故事（Herstory），她的故事，而不是男性历史（History）。当国王来了，皇帝来了，男性来了，才有了男性历史（History）。



然后这些符号，当然，如今我们知道了，例如，三角形实际可能代表妇女生产的.....

海德

你说的是旧石器时代的符号？

李雯

对的。

海德

要解释这些三角形非常容易。她们画这样的三角形，中间往往有个洞，这就是女人的三角形阴部。

李雯

绝对是！

海德

是的，神圣的生育能力和妇女的阴道。

我们还有很多旧石器时代的雕像。所有这些女阴三角形都显示了女性的能力——她赋予生命的能力。这是一个神圣的标志，这是一个神圣的标志。许多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中都有这些三角形，这些女阴三角形在岩洞壁画和雕像中随处可见。

因此，在早期（考古学界），他们往往只观察动物（洞壁上的图画动物）。"啊，男性是猎人"。但现在，玛丽·柯尼希和其他人发现，这些动物画像之间有一些抽象的符号，就像一幅画下面的标题。这些抽象符号赋予了图画的意义。你经常会在这些动物岩画之间，发现女阴三角形。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来自哪里？当然啦，它们来自地球母亲的诞生通道。这是（与男权考古学界）完全不同的解释。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宗教。我认为那是重生宗教，很早很早就出现了。女人之所以受到尊敬，不是因为她们生了孩子，而是因为她们带来了重生。

她们将死亡再次变为生命，这对人们来说是个谜，这赋予了妇女和地球母亲神圣的地位。

每年春天，她们还从大地母亲那里收获。她三生轮回（three birth）植物、小动物等等。三生轮回（three birth）非常古老，肯定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也肯定是女性的发明。

因为女人知道分娩过程，女人知道她们的生理周期与月亮的周期是平行的。她们发明了月历。对她们来说，月亮也在显示，她在成长，变得宽广，然后她在减弱，消失，她死了又重生。他们到处都能看到这种生命、死亡和重生的循环。这一定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观念，也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的宗教观念。

李雯



这让我想起一个非常好笑的脱口秀喜剧节目，一位女喜剧演员说：“哦，我想知道是谁发明了日历？咱们猜猜看，谁会说：‘又过去 28 天了！’为什么要记这个？不就是因为月经吗！”

海德

（笑）我们在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中也能看到这一点。其中一幅非常有名，画中有三个不同怀孕阶段的女性身体，下面是一头长着月形牛角的牛。因此，在旧石器时代的洞穴中，你经常可以看到女人和月亮，还有公牛或母牛的头，画在一起。牛和它们奇妙的角并不是在暗示男人是猎人，而是暗示月亮和女人的日期。这才是重点。

玛丽·库尼希（Marie Koenig）将这一切公之于众，她也没有得到认可。但这个诠释非常有意思，因为她可以说明旧石器时代人类的这些思想和观念，已经发展到了何种程度。这就是文化，这是一种符号思维，即使当时各项工具和经济形态都非常初级，但她们的思想却非常发达。她可以通过研究洞穴壁画和洞穴符号证明这一点。

李雯

是的，这又回到了“女神”的概念上。“女神”不是“女神”，女神就是我们。

海德

是女人！女人发明了日历。她们发明了最早的文化，她们发明了最早的宗教。重生宗教来自于女性的经验和知识。

李雯

是啊，没错。

海德

而且，她们还把男人融入其中。所以我说，在旧石器时代，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女性一定是群体的中心。在经济上，她们是独立的，她们把男人当作自己的儿子、兄弟或其他什么。她们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群体中处于中心地位。当定居时代开始时，很容易就能顺利发展起来，这种母权的大氏族后来也能发展起来。这并不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而是一种延续。

李雯

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你和所有其他母权研究学者的工作，提供了所有这些证据，然而，仍然存在那么多这些对证据的挑战……

海德

玛丽亚-金布塔斯带来了很好很多的证据，但他们不想知道。他们解雇了她，他们不想知道这些，如果你开始去刮擦父权制世界观的话。



李雯
没错。

海德
他们会公开压制你。

◆ 旧石器时代也是女性居于社会中心

李雯
是的。有了这些关于此类文明存在的知识，我们是否可以说，人类历史总体上是从母权社会开始的？

海德
是的，但既是又不是。
因为我不认为旧石器时代是母权社会。母权社会是以这些大氏族文化为基础的。我把旧石器时代称为“以母亲为中心”或“以妇女为中心”——这显然是以妇女为中心的，但她们没有母权社会典型的大氏族，也没有这些小群体中的大氏族房屋。所以我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我们已经完全发展了母权制，而在此之前，我们是以母亲为中心的年龄群体社会。

李雯
好了，从以母亲为中心的阶段到母权制阶段。

海德
是的，但是总的来说，在这两种文化中，妇女总是处于中心位置。

李雯
是的然后是父权制，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所以在此前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男人从未处于中心位置。

海德
从没有。

李雯
实际上，只有在过去，比方说，4000年前.....

海德



6000 年吧，但这是非常非常宽松的说法。6000 年前的世界上，只有很小很小的（父权制）群体，当时其他地方都是母权制。所以，是的，我总是说，父权制的历史与人类的全部历史相比是非常短暂的。非常短暂，也极为危险，就像一场事故。（苦笑）

◆ 父权制的起源

李雯

你有没有想过，第一个父系部落是如何开始的？

海德

当然，当然。我必须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你对母权制进行研究时，每个人都想在两分钟内知道，全世界的父权制是如何形成的。

李雯 2:50:34

不不，我想知道它们是如何出现的？怎么会出现在所有这些母权社会里？一定是突然出现了一个父权社会.....

海德

不是突然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李雯

一定有第一个。必须有第一批吧？

海德

当然，我们可以讨论这个话题。

我认为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各自发展出了早期的父权制模式，开始时不仅在西亚，或俄罗斯，或南俄罗斯，或许东亚也有最早期的父权制模式，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它不仅仅有一个起源地，而是有多个起源地。

你必须到处去探寻这其中的原因。简而言之，我只能回答我现在研究的文化区域，即西亚和欧洲。玛丽亚·金布塔斯（Maria Gimbutas）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南方的其他学者也在继续研究。从东欧到中国西部，现在有覆盖欧亚大陆的巨大草原，但这里从前并不一直是草原和沙漠。地质考古学家发现，这一地区的土地肥沃得多。例如，冰河时期之后，冰雪消融，这些地区就有了大量的水，溪流和湖泊等等。明白吗？有一些文明以这些水为基础进行农业生产，并利用这些水在一些地方发展了定居生活，新石器时代的所有人都是这么做的。

但在后来的千年里，这一大片地区干涸了，沙漠化开始了。现在这里成了大草原，很多地方成了沙漠，比如戈壁滩和其他沙漠，但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即使在戈壁滩上，考古学家也发现早先曾有过居民点。因此，发生了持续数千年的巨大气候变化。那么可以想象一下，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发生了什么？



当然，在开始的时候，他们试图继续农业生产，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干旱一代接一代地持续下去。这是一种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但在欧亚草原和沙漠地带的的影响最为严重。当然，这些社会的农业也随之消亡。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消亡了。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考古学家在沙漠和草原上发现了遗址，那里曾经有定居生活和村庄等等。他们已经消失了，但其中一些人通过发明一种特殊的東西，而幸存了下来。

父权制并不是由饥饿的穷人发明的。它是由一些人发明的，他们的发明与这种灾难性的情况相匹配。

"灾难性"意味着（气候变化）不是在一小段（时间）内发生的，而是经历了几千年。起初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这一点也得到了考古学的证明。

起初，他们开始扩大牲畜群，因为即使在草原上，牲畜也可以吃草，即使你不能从事农业，你也可以扩大牲畜群。他们把牲畜群越养越大，这对干旱的环境来说是毁灭性的。这是解决问题的错误答案。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也给出了错误的答案。

在性别方面，大多数情况下是妇女从事农业。即使在母权社会里，男人也要照料小型牲畜。这是一种典型的分工。但现在，当自然界失去平衡，牲畜变得越来越大时，男人的重要性就增加了。他们现在变成了稳定的食物供应者，也就是牲畜，而女人再也不能做出（同等）贡献了，因为她的农业灭绝了。

这是社会失衡的第一步。但这不是父权制，这只是一种生存方式。而这个过程...

李雯

对不起，我对此有些怀疑。如果妇女们没有农活可做，你认为她们会在家里坐以待毙吗？

海德

诺诺，别急。当然，她们也参与放牧，但放牧是男人的领地。而现在，渐渐地，女人成了男人领地的仆人。她们没有注意到，这个社会的平衡也发生了变化。但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女人开始照看牲畜，但男人才是放牧人。女人现在越来越成为男人经济领域的仆人。

这是一种转变，这一切都发生在母权社会。没有人想成为家长，妇女也没有做仆人的想法。这是一种生存方式。我们必须想一想，在这一转变之初，人们是如何努力生存的。我明白，但这只是第一步。但是……

李雯

对不起，我只是想了解当时妇女的心态。

海德

可以肯定的是，她们延续着母权氏族，即便男人都是牧民了。

李雯



是的，但那时她们并没有意识到“如果我们不接管牧群，总有一天男人们会统治我们，我们就无法保持平衡了”。

海德

不会，不会的，她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从母权思想出发，你不可能有这种想法，因为她们不知道什么是父权制。你明白吗？当时连男人都不知道。

李雯

但是男人们发现，现在……

海德

男人们尝试……不不不，不是这样的。你这是典型的过快推导，太快了。父权制没有这么快就到来，现在我们还处在人们挣扎求生的阶段。

好了，下一步，已经得到证实的是，在俄罗斯的乌拉尔山脉，考古学家发现这里最早出现了骑术。这意味着当时的野马……这些草原上到处都是野马，它们也是人们稳定的食物，但是当马群越聚越多的时候，你就不能靠步行来放牧了，这太难了，于是一些聪明人发现，当你坐在马背上时，速度会更快，也能让马群保持一致，骑术就这么发展起来了。这是一种新技能，但这还不是父权制。对男人来说，这是扩大牧群的新技能，但是现在，因为现在他们可以通过骑马来放牧……

李雯

好吧。我们怎么知道是男人干的呢？我们怎么知道不是年轻女性发明的？

海德

我们是从后来的发展中了解到这一点的。因为后来是骑兵队征服了欧洲，这一点已被玛丽亚·金布塔斯和其他人证实。这些都是男子骑兵队，所以是男人。

当然很显然，我现在描述的这些发展过程，是推导出来的，但我们看到骑术在那些地方得到了发展。最后，我们看到了征服欧洲的父权骑兵队。那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必须思考这个问题。

好吧，男人们很成功。骑马的族群越来越大，甚至越来越破坏环境。而女人们，当然，她们继续着氏族中的母权模式。

李雯

真的吗？

海德

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呢？这不是父权制，这只是幸存者们的发展方式。



但草原上并不只有他们，其他部落也是如此。现在，当你扩大你的牧群，沙漠化继续发展，你必须开始移动，开始游牧生活。以前他们不是游牧民族，但现在他们不得不这么生活。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牧场，而寻找牧场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每个部落的活动范围都在扩大，现在他们开始产生了冲突。

当然，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更多的地方来饲养日益壮大的牧群，需要更多的草场，更多的草场。这种情况发生在整个大草原上，突然之间，不同部落之间的冲突开始了。现在，男人之间开始为了牧场而争斗，但这仍然不是父权制。我告诉你，这些都是父权制开始之前的生存之道。父权制是一种新思维。他们没有父权制。他们想要保卫部落，养活族人，所以他们战斗。

但现在，当这种战斗出现时，经过几个世纪的灾难性发展，战斗变成了本地区的大患。总是在战斗，现在（氏族）内部开始出现困难局面。为了骑马、放牧和战斗，必须组织起来。协商一致是不可能的。战斗不可能靠协商一致，或者说根本不可能。于是，有魅力的领袖，有魅力的领袖的形象出现了，他组织了战斗，也许他还组织了其他事情。这个魅力领袖在部族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他拯救了他的族人，他很聪明，诸如此类。

我知道，这些都只是推导，我们必须解释这中间的发展。我可以想象，因为他拯救了人民，人们一步步赋予他越来越多的特权。没错，即使他们都有母权思想，甚至一些有魅力的领导人也有。他想帮助他的人民。但渐渐地，他得到的越来越多。甚至当他越来越胜利时，他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他并没有“我现在是元老”的想法，根本没有，但他变得重要了。这就是问题所在。

那这个故事是怎么继续发展的呢？故事发展到后来，这些草原人来到了东欧，考古学家们的研究显示，他们在黑海看到了多瑙河周围的绿色土地，多瑙河在这里汇入黑海，郁郁葱葱，美不胜收。当然，这吸引了他们，因为他们来自大草原。其他人都在挨饿，而他们带着牧群幸存下来。现在他们来到了多瑙河畔，而在这里——金布塔斯对此进行了很好的研究——多瑙河沿岸的母权文化非常发达。

现在我们有了新的问题，新的问题，不是因为战斗，也不是因为魅力领袖。即使社会发生了变化，即使平衡摇摇欲坠，但他们仍在沿用母权社会的旧模式。但现在，他们发现了多瑙河的绿色河岸。所有这些肥沃的土地都已经有人居住。他们该如何处置自己的牲畜呢？是回到草原上等死呢？还是征服这些人？

当然，他们征服了他们。

李雯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海德

你无法找到确切时间。金布塔斯展示了这段历史，她称之为“多瑙河文化的毁灭地层面”。这是第一批父权入侵者到来的时期。

起初，他们想要生存，但这片土地并非无人之地，这片土地被其他人占据。他们开始做的是非常愚蠢的事：他们杀了这些人，把土地占为己有。然后，当土地被放牧后变得荒芜，他们又继续转



场，去杀戮下一批人，为他们的牧群服务。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可以让这些人为他们工作。这是后话了。

李雯

我不知道哪个做法会更受欢迎……

◆ 父权制也是一种发明

海德

即使是父权制的统治术，也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因为那时还没有人有统治的概念。怎么去统治别人？我们今天认为这很容易，因为我们对此习以为常了，但对他们来说却不是这样。于是，他们一下子拥有了大片的牧场，又毁坏了这片土地。就这样一直打到欧洲的中心，这不是很明智的做法。

但他们之中的另一些人产生了不同的想法。他们发现可以征服他人，征服他们，让他们为自己干活。这就是父权制的开端。

李雯

这是另一项发明。

海德

这是一种全新的发明，而这正是父权制发明出来历史节点。因为他们（征服者）作为少数人，少数的骑手、牧民战士，打败另一个比他们的文化更发达的社会，你需要一种新的姿态，即“我们更强大，我们更优秀”的念头，以及“武器是了不起的发明，而他们是低等民族”。有了这种新的理念才会成功，否则，他们就不可能世代代把他们征服。随着这种理念的产生，父权制就诞生了。

李雯

我觉得，这应该是从他们自己的部落内部开始的吧？否则他们怎么能把这东西强加给其他部落呢？父权制部落是什么时候开始践行“我可以统治其他人”的理念的？他们之前一定统治过自己的族人吧？

海德

不，他们以前并没有统治过本部落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欧洲、东南欧的第一批入侵者，是没有本部落女人随同的牧民战士。他们离开了自己部落的女性。在世界其他地方寻找好运气。然后他们征服了这些人。他们离开原来的部落，到世界上寻找好运。他们此前没有统治过。

李雯

所以他们没有统治过自己的部落？



海德

没有。考古发掘证明了这一点。最早的入侵者是一群手持武器的牧民战士。是谁发明了征服其他民族的武器？从黑海之战就开始了，**征服其他民族，并统治他们。这就是统治的发明。你必须发明统治其他民族的方法，发明统治术。**

李雯

我理解，但我想到了统治。我想，如果这些男人能有这种想法，也许他们已经在自己的部落里获得了支配女人的权力。

海德

是的，但也不是。你看，正如我之前所描述的，还记得我的故事吗？男人是一步步变得更重要的，但他们还没有坏主意。渐渐地，女人的作用减弱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代人，所以他们至少习惯于（认为）男人很重要。但“男人是重要的”，并不意味着就是父权制。只有“征服他人”构成了父权制的第一个结构。

所有这些都是社会的失衡，但他们不能轻易统治女性。因为女人们依然强大，女人们依然在自己的氏族中生儿育女，这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推翻的。

但是，第一批征服其他民族的牧民战士只有男人，他们现在没有女人和他们在一起。没有女人，他们就无法延续。因此——DNA 分析、遗传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杀死了这些被征服社会中的男人。他们杀死了所有的男人，强奸了所有的女人，把她们据为己有。否则，他们的群落不可能延续下来。

李雯

那么，他们当时肯定已经放弃了对女神的崇拜。否则……

海德

是的，我认为这种对女神的崇拜，在以前的时代就已经减少了，因为那时的大地已经不再肥沃。大地是给予一切的女神，而当大地母神不再给人们带来养分时，人们对她的信仰也随之减少和消失。也许妇女继续崇拜女神，但她们的地位非常弱，而且变得越来越弱。即便她们作为母亲仍受到尊重，但是男人掌握着经济。是的，他们用这种经济来养活自己的部落，但社会结构仍然是横向的，尽管是不平衡的。

但是，当他们征服了第一批外族人之后，就形成了第一个等级制度，第一个等级制度由少数统治者和大量的仆人组成。这是一种非常不自然的形式，所以他们不得不发明（一种理论来说明）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应该保持下去，以及为什么它是可能的，为什么它是“正常”的。然后，他们就造就了父权思想。

李雯



以及他们自己的神。

海德

那时，他们就是神。

李雯

他们成神了。

海德

战神就是第一个（父权神）。你看，在早期的父系神话中，你总是能看到战神站在最前列，他们是勇士。武器就是神，因为武器赋予了他们对抗人类的力量。

以前，他们只用武器对付动物，这在旧石器时代就已司空见惯。但后来，他们第一次用武器对付人类，并认为自己现在对他人有多大的权力。这种等级观念一出现，就是父权制的开端。因为父权制是一种新的社会发明，即便你不喜欢它，但当它出现在你的思维中时，它就稳固下来了。

在此之前，也许他们有时会有某个有魅力的领袖，他非常傲娇，但人们仍然有足够的力量推翻他，再推崇另一个人，如此反复。在母权制社会中，要发展出阶级统治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她们有很多纠正这些人的方法。

但后来，当他们征服了异族，征服了他们，看到他们因为没有使用武器而变得更加弱小时，他们就很清楚自己的重要性了。

李雯

这又回到了罗马建城的神话传说。

海德

是的，同样的配方。

李雯

一群无赖，流亡者……

海德

是的，一群粗鲁的男人来了…

李雯

…他们来了，找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宴请萨宾娜部落，突袭她们，杀死了她们的男人，强奸女人，把她们变作自己的妻子和奴隶。

◆ 父权制的第一批奴隶是女人



海德

第一批奴隶是女人，因为所有（被征服的）男人都不能活下去，甚至连一代人都不行。

他们（征服者）需要女人，但他们需要征服女人。于是，他们杀死了男人，强奸了女人，把她们分开，而不是放在同一个部落里。她们把她们分开，因为她们作为一个氏族很强大。现在酋长和他的同族，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女人了，因为她现在被隔离了，他可以监视她，让她老实地跟在他身边。

李雯

父权制的开端是分裂妇女，孤立她们，使她们无法团结起来。

海德

是的。

李雯

要重建母权制，关键是要让妇女再次团结起来。

海德

是的，就是这样！妇女团结！

李雯

没错。

海德

因为起初，他们摧毁了母权氏族，然后又征服了其他族群。征服氏族，杀掉男人，分开女人。你看，第一个难题是，在他们征服第一个社会时，必须立即发明所有这些父权策略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否则大多数人都会把他们赶出去。

李雯

是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父权制的形成，所谓的战神就是流氓男性。

海德

是的。

李雯

然后有一群男性支持这个战神。

海德



没错。

李雯

然后作为奖励，每个支持者都可以得到一个妻子，这样他们就被安抚了。

海德

是的

李雯

因此，他们臣服效忠于这个系统。然后，整个（父权）宗法宗教就形成了。

海德

就是这样。因此会有双重宗教。有被征服者的宗教，所谓“低等的女神”，一直被称之为“低等的女神”，信仰女神的人就是更低级的。然后还有上等的天神、战神等等，这些就是统治者的神。

在早期的父权制时代，存在着双重宗教体系：统治者的宗教和被统治者、被压迫人民的宗教。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即使在古罗马时代也是如此。

但你看，这其间的模式是（人们）努力在一场持续了很多代人、蔓延几千年的灾难中求生的模式。

当然，这打破了母权社会的平衡。但父权制不是那么迅速地形成的。你可以看到母权社会抵抗父权制模式有多长的时间，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她们能够那么长久地抵制父权制模式，在历史上也一直如此。

她们能够抵抗。因为妇女的氏族很强大，她们非常、非常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男人要打破这种团结并不容易。

但对于外来民族，他们可以用武器摧毁他们，却不能这样摧毁自己的民族。他们离开了自己的民族。

李雯

那些被他们留在身后的人呢？

海德

有些灭绝了。有些则形成了类似的模式。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民族和部落在这一荒漠化过程中死亡。我认为大多数人都死了，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一步步发展出了这些幸存者的技术。但这少数人知道怎么构建父权制新形式。

李雯

这个对欧亚大陆历史的推断，很有说服力。但以美洲为例，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海德

美国显然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因为白人的入侵征服了所有这些母权女性……

李雯

但在白人到来之前，西班牙殖民者来到印加帝国之前，印加帝国当时已经实行父权制了。

海德

没错，南美是不同的。我说的只是北美洲，南美是不同的。当然，南美也有父权制的发展。我现在用了很长时间来描述西亚和欧洲的情况。当我想通过考古发现，一步步合理地描述南美洲的情况时，我必须先做研究，我得先研究它。

李雯

当然。

海德

我们在那里会看到本土发展出来的父权制。印加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和其他帝国，都是。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它在南美洲是如何形成的？不是荒漠化，情况肯定不同。但我还不清楚，我不想胡猜，所以我必须去查阅资料。

李雯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还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我们只知道有一些事情莫名其妙地发生了，可能是同时，也可能是在一段时间内，但不知何故，最终导致了同样的情况。

◆ 中国父权制的成因还是个谜

海德

我会查出来的，我向你们保证，我会查清楚的。我也会为东亚找出答案，而中国在这方面非常有意思。因为中国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母权民族，这是怎么回事呢？父权制首先在中国出现，微小的父权制模式，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中传播、传播、传播……

李雯

我可以或许向你推荐一本书，但遗憾的是，这本书没有英文版。这本书叫《翦商》，它描述了商朝的兴起。夏朝——它不是一个王朝——夏部落，他们是如何被暴力扩张的商所征服的。

海德

这些扩张主义部落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怎么来的？

李雯



是啊，商部落是怎么形成的？商部落实际上仍有一部分是母权社会，因为她们仍然有非常非常勇敢和能干的女将军，指挥军队入侵其他部落。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女性祖先并不那么宽容。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也有参与。

海德

这非常有趣。例如，在中国，虽然没有荒漠化，但却有另一种困难的自然状况。黄河和长江（扬子江）……

李雯

洪水，是的。

海德

……每年都会淹没整个低地一两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何生存？对他们来说，这一定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可能还有一些新的……

李雯

但问题是，商族和夏族，实际上生活在同一个地区。夏族人很文明，但商族人却想出了一种不同的方法来攫取资源。

海德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思维方式？他们是怎么发展出这种思维方式的呢？

◆ 黑暗人格不是父权制形成的根本原因

李雯

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我们能不能想象一下，也许在一开始，就有变态人格者出生在领导层，并以某种方式想象出了这一切（父权模式）。我对人类神经多样性非常着迷。

海德

但你现有的这些线索，并不能解释最初的父权模式。

李雯

也许不能解释模式，但也可能存在历史的意外？

海德

不，父权模式是社会模式。你必须解释这些模式是如何形成的。你必须解释它是如何形成支配地位的。问题应该这么来问。这不是你可以用一些变态人格者来解释的，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不是吗？



李雯

或许他们给群体带来了变态人格的组织模式？

海德

但只能在小群体里，是的。然而当群体不服从于这些变态人格者，母权群体也不会服从于变态人格者，她们会把这些人踢出去。

李雯

有些人会这样做，但也许有些人会分辨不清？

海德

对，你看，这个（假设）太简单了。你无法解释一些不正常的人把既定的社会形态改变成其他社会形态的原因。一定有更大的变化在发生，才能解释整个社会被连根拔起的情况。

李雯

我同意这一点。必须先有一些自然的变化，例如环境变化。

海德

那么问题一定比某些变态人格者大得多，是的。当然，也许有些变态人格者会利用这种情况，而其他人对此感到困惑，可能不知道（如何反应），但触发点，这些困难，一定大得多，才会把整个人类社会连根拔起。

李雯

我同意这一点，但我们不能排除会有不正常的人利用困境这种可能性。

海德

这是第二步。我总是要求先了解第一步。我先看到自然环境的巨大变化，人们必须应对这种变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灭绝了，而其他人知道如何应对。一步一步地组织求生，一步一步地组织与母权制不同的东西。

李雯

这条理论原则很有意思，我以后会参照的。我的思维可能有点跳跃，但是我总忍不住会非常担忧当前的形势。现在的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它没有发生自然灾害，但现在我们看到两个变态人格（主宰权力）.....

海德



我们现在的父权制已经确立了几千年，在已经确立的父权制下，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甚至是像这样疯狂的事情。但这不构成一种对母权历史的解释。

还有一点，李雯，我想提一下：在历史中使用心理学假说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无法证明它们。

李雯

我理解。

海德

你只有考古发现来作为发展理论的基础。然后基于那些考古发现，你可以推断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但你必须依照这些发现来推论，仅靠心理假说太不可靠了。

李雯

心理假说无法证明。这是真的。

海德

你无法证明它。所以我总是依靠考古发现所显示的情况来推导。考古发现显示的是整个人群、整个社会的情况。通过墓地和房屋等等展示的情况，非常之多的考证工作。

李雯

是的，我知道。我同意这假说没法证实。

海德

不，这没法证实，这只是猜测。

李雯

这是猜测。我也只能猜测，但这种猜测本身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我看到过许多很友好的、像样的组织，因为一个（心怀不轨的）人的加入而毁于一旦。

海德

当下的组织吗？

李雯

是的，当下。

海德

当下我们已经建立了父权制，许多（糟糕的）事情就会成为可能。



你看，当我作出“中亚沙漠化”和“父权制出现”之间的因果推导时，我讲的是一个考古事实和发现，也就是欧洲牧民战士的到来，摧毁了其他文化。

当然，我在这两个事件之间所做的是一种推导，即一个母权社会如果失去了平衡，会如何处理这种情况？但我这个推导是基于母权模式的，而这种社会模式我非常熟悉。因此，我总是说，**当我们想认真解释父权制的兴起时，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母权制。**

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你就会很快跳进父权模式。在母权社会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们有很多规则、制衡和技巧。制衡将那些对社会造成破坏的人，或者让他们闭嘴。

当我们今天发现，在父权制延续了几千年之后，母权制社会依然存在于世，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她们拥有怎样的生存技能。因此，（一两个人）要改变它不是那么容易的。

李雯

我非常感谢这场讨论。非常感谢你向我解释这些。这真的增强了我对母权社会的信心。

海德

我们讲的是“父权制在世界上某个地区如何崛起”，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如果你想严肃认真地做学问，你就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证明你所做的每一个推导。我不想猜想和猜测父权制的兴起。世界上充斥着各种猜测，但这些猜测毫无根据。

李雯

是的，我把这些问题抛给你，是因为在中文社交媒体的女权主义者群组里，已经有很多此类猜想和猜测。

海德

当然。

李雯

我觉得所有这些猜测，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提出者对母权社会的稳定性没有信心。

海德

对母权社会一无所知。

李雯

是啊，知道得太少了，没错。

海德



因此，我不敢（假设一个简单的答案）。三四十年来，一直有人问我：“我们是如何形成父权制的？”我说，我无法一上来就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深入研究母权社会是如何运作的，它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如果我不知道这些，我就会很快（给出）父权思维下的解释，但这没什么用。因此，我们真的需要深入了解母权社会。否则，我们就没有能力解释父权制是如何形成的。母权社会比父系社会存在的时间更长，她们有很多社会技能和知识。要想迅速推翻它们并不那么容易。

我知道这些（假设的）讨论非常有趣，但其中大部分观点是哪里来的呢？它们来自我们自己的父权思想，因此我非常谨慎。几十年来我一直说，不，不，我想要解释父权制的崛起，但我要以经过验证的事实为基础。

我现在就在做这项工作。很遗憾我读不懂（《翦商》）这本非常有趣的中国书，但我会尽力去做。我想为中国解释它父权制的起源，但我读不懂很多（中国）文献。也许我可以找到办法帮助我更好地理解这本书。

李雯

是啊。或许我可以组织一批志愿者，用英语来介绍这本书，至少讲讲它的精髓部分。

海德

那就太好了，那就真的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我知道谈论其他国家的历史是非常需要勇气的，但我想，我本来也无法穷尽一切原因。我就想尽可能地引介一个工作的框架和基本步骤。

我希望年轻一代的研究人员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我把它交给她们。我从未想过我能完成所有工作，这是不可能的。但我想了解基础的知识。我对母权制有很深的了解，这是我的工作基础。

李雯

我觉得你做的工作不可或缺、极为重要，为我们奠定了母权研究的基础，还让我们了解了方法论，这太重要了。

海德

是的，这非常重要。我知道关于父权制的形成有很多假设，但一般都是假设因为单一的某个因素，男人们忽然就发明了父权制。比如说，假设古代男人们在某一天发现，男人（的精子）对孩子的出生也有功劳，于是，哗！父权制一夜遍布全球。又比如，假设他们突然发明了劳动分工。于是，哗！等级制度一夜出现。这些都是伪解释，没什么用。

我知道“父权制是如何形成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谁都想知道答案，但科学领域的学术工作进展是需要时间的。

李雯

你花了多长时间才发现了这个答案？



海德

40 年。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当我研究母权制时，我总是在想，它是如何改变的？然后我难免会想，哦，也许母权制有问题，所以它很容易被推翻。不，当你都还不了解它的时候，你怎么能说这些社会有缺陷呢？

人们经常说，它们一定更原始低级，所以会被父权制替代。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完全是父权制的想法！

于是，我翻阅了所有这些解释，并且思考，这可能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几十年如一日，直到我最终发现（父权制）的发展步骤可能是这样的。

李雯

对你来说，这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要经历许多风风雨雨。你在学生时代学习了母权制，后来又在慕尼黑大学当了老师……

海德

是的，在哲学系。

不行，我还是要再说说父权制这个话题，然后我们再聊下一个。

李雯

好。

海德

我总是拒绝太快下结论。当我听到某个假说时，我总是想，这可能是真的吗？所以我回到母权社会里，尝试验证这个假设的原因到底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结果我总是发现，哦，母权社会不是那么不可靠的，她们能很轻松地应对挑战。

我们就举这个例子吧，即使是今天，在现代母权社会中，大家也知道生孩子也需要男性（精子），但这对她们来说并不重要，妇女们继续延续她们的母权氏族。因此，即便有时她们也会承认一些父亲的身份，但这只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一桩。

仅仅承认（生理）父亲的存在，并不能发展出父系。而这类观念（轻率地）认为，只要承认一个男人是孩子的（生理）父亲，哇！父权制的父系就产生了。（这种解释）太简单了。

瓦解母权社会并不容易，因为即使她们今天知道（生孩子需要男性精子这一点），即使她们也被迫采纳父权婚姻，这些母权社会也应对得非常好，她们对此有自己很好的应对答案，也有自己的策略，来排除这些对母权社会来说并不典型的主张。

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她们以前是如何应对挑战的。然后我们就会明白，在历史上，要摧毁一个母权社会并不那么容易。即使是在中国的摩梭人，她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政府的压力，部分人不得不组成一夫一妻制家庭，但这 10 年一过，她们又回到了母权氏族！



因此，一个强大的父权模式未必会自动导致所有群体父权化。没有“自动父权化”这回事。她们回到了自己的老传统，继续着母权氏族。所以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否则，解释这件事就会非常困难。这也是我经常向我的学生提出的一个警告。

另一个警告是，我们必须以相应的方式，来解释各大洲的每个文化区域。没有一套适用于解释全球各地（父权化）的因素。这些简化的假说，是每个人都想得到的简化答案，但它们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

李雯

我同意。我完全同意。

◆ 抛弃男权学界，建立 HAGIA 母权研究院

海德

（笑）对不起，你的下一个问题？

李雯

我的问题是关于你个人的.....回到您个人作为一名学者的经历。在致力于母权制研究之后，你不得不开离慕尼黑大学。 s

海德

是的，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我尽量长话短说。

我被培养成一名科学哲学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在大学低年级作为讲师教了 10 年课，没有成为教授，我感到非常无聊，就是对这一切感到无聊。我想，真的吗？难道我想一辈子干这个？把它作为我的职业？

我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自称是哲学家的年轻女性，我在那个时代受到了一些嘲笑和诽谤。今天，（成为一名女哲学家）问题不大，但在我那个时代，一个声称自己能像哲学家一样思考的女人，会被视为在异想天开。对我想做的事情，我的一些教授和同行对此发表了一些非常古怪的评论。性别歧视在当时真的非常普遍，这让我很不开心。

在这 10 年的教学生涯中，我也没有得到晋升。我的男同事，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都得到了晋升，但我没有。我是一名女性。这并不是令人鼓舞的事。

与此同时，我提出了母权制这一主题，这题目让我十分着迷。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我想，我是应该继续留在这个不拿我的工作当回事的男权学术界，还是应该走出去，孤身闯荡，以独立的身份继续母权制（研究）？

然后，我又写了第二本书关于科学哲学的书。即使在这个领域，我的书也有点叛逆。我作为一个有点叛逆的女性，去批评一些男性，是得不到欢迎的。所以我当时想，我不想再从事这个职业，不想向这些愚蠢的教授低下了。

后来我离开了大学，同时在这里创办了 HAGIA 母权研究学院，我想在这里教书，我想研究并教授母权制这一课题，这是我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研究的课题。我离开了慕尼黑，离开了大学，



离开了婚姻，开始在这里创办学院。我就像跳进了冰冷的水里，要么活下来，要么死掉。但我活了下来。我活下来了。

李雯

这太勇敢了。

海德

在此之前，我已经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母权制的书籍，我认识到有多少女性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所以我敢于去做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学院就吸引了很多女性前来参加。当然，她们也支付了学费。从一开始，学院就蓬勃发展。一转眼 30 年了，30 年了……

李雯

哇！

海德

这个学院一直蓬勃发展，因为妇女们想学习母权知识，她们一批又一批、一批又一批地到来。我们没有一年的课程是空的。从没有，它一直在延续。所以我感觉到了这个课题的必要性。如果有一天大家不需要它了，没有人愿意听我们讲课了，我就会放弃这个课题，但它是必要的。所以我可以继续做下去。

李雯

甚至直到今天，你们甚至还有海外学生。

海德

是的，它在成长，它一直在成长，有时候我觉得这太美好了。起初是在德语国家。我总是得到女性的支持，因为这个学院是独立的。我们没有任何官方资金、国家资金、社区资金的支持，我也不想要这类资金，因为他们会审查我们。所以就成了今天这样。

我们有一个支持学院发展的协会，妇女拥有会员资格。我们有很多会员。她们支持学院的工作。因此，它完全建立在妇女团结的基础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不仅来上课的女学生团结一致，在协会中缴纳会费的大多数女性也是团结一致的。

李雯

是啊。可惜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结束这个话题。你所做的事真是传奇，你还知道在其他国家有谁在做类似的事情吗？

海德



没有。这个现代母权制研究学院没有第二家。是的，我们在这里是小圈子，但在城市里，我们有举办大型活动。在这里则是小规模紧密线下工作，还有在线的紧密工作，但我们举办了世界大会和大型活动。我认为在现代母权制研究方面，还没有任何其他专门的学院，这是唯一的一个。当然，母权制知识正在传播，许多妇女都在谈论这个问题，我并不认识她们所有人。当然其中有些是我的学生。有些人按自己的方式传播知识。但作为一个在学术层面进行教学的学院，这是唯一的一个，而且来参加学习的女性不仅仅包括学者。我的愿望是用简单的方式解释复杂的东西，让每一位聪明的女性都能理解，而女性是聪明的。她们希望了解这些知识。

李雯

是啊，在公共媒体上，人们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

海德

是的

李雯

文学、电影....

海德

是的。我们从传统媒体开始。现在我们有了这些现代媒体，当然，它们也会帮我们将知识传播到各处。

自 2000 年上网以来，我在网上传播知识，现在还有播客、Instagram 等等。它在传播。因此这些想法和知识也会传播开来。

◆ 构建未来母权社会的第一步是什么

李雯

真好。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海德

请问吧。

李雯

因为你已经是母权研究这个宇宙的族长.....

海德

(笑) 某种程度上算吧。还有很多其他人。

李雯



.....如果你能为未来设计一个母权社会，你将如何奠定它基本的理念？

海德

你知道我也在研究母权政治，我提出了一些想法，甚至写了一本关于未来母权社会的小书。 你知道《母权制宣言》吗？

李雯

我知道，我知道！

海德

一个新的母权社会会是什么样子，一个现代的母权社会？

我们不能回到传统的模式中去，即使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很多。我们必须发明一种现代的母权社会，与我们自己的经验相匹配。

但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是妇女和妇女团体之间的团结。

是的，我们不能孤身成事。看看那些父权制的男人，他们是如何抱团取暖，建立自己的网络和公司的吧！当然，他们很强大，而女性被孤立，所以我们被削弱了。因此我们必须改变，创建新的母权氏族。不仅仅是共居的女性，还有大型的母权氏族网络，像 FiLia 这样的大型会议，也可以成为世界性的母权氏族。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促进我们的团结。

李雯

这样我们就会发展出适合我们的环境和时代的母权制模式。

海德

是的，是的，当然。我们必须重新夺回我们的力量，正如意大利哲学家路易莎·穆拉罗（Luisa Muraro）非常清楚地阐述的那样：“女性自由始于女性之间的团结和女性社群”。它始于此，而不是始于当下这种疯狂的个人主义。

李雯

非常感谢。这是我一生中的最鼓舞人心、激发灵感的一次采访。

海德

李雯，这是一个很大的赞美。你真是了个了不起的女人，我非常感谢你这次精彩的采访。

李雯

谢谢。